

# 衝刺！



# 密嚴

專題版	2-4
內憂外患	
校園版	5-7
圖書館行旅	7-8
梁運在沙田道	9
海江紅	10
爾述宣言後記	11
師生午間音樂會	
繪藝版	12
天使與魔鬼	13
孤聲	14
那又怎樣	15
願那靈火再次復燃我	16
生活拾隅	17
時間	18
睿屬房	

# 急症室的暗病

## 險 DANGER

S DIVISION P. W. O.

在繁忙的馬路上，一輛救護車正穿插在汽車羣間，響起嗚嗚的警號，殺出了一條無阻的通道……

它們的目的地是那裏呢？那主要是香港四間分區醫院——香港島的瑪麗醫院，九龍區的伊利沙伯醫院，廣華醫院和瑪嘉烈醫院。可是，當事發地點距離這些分區醫院很遠，例如在香港的東區，救護車會先送病人到鄧肇堅醫院，情況穩定後，如果要入院治療，再轉送往瑪麗醫院。

當救護車抵達醫院後，那裏的醫生和護士，便會為病人作出緊急的治療，然後決定病人是否需要留院治療。一些小手術也會在急症室內進行。除此以外，急症室的醫生有時也會在醉酒駕駛、虐待兒童等案件中出庭作證。此外，急症室還有Follow up Clinic，處理一些工傷個案。

急症室——一個廿四小時工作的單位，使用量又怎樣呢？根據一九八四年

一月的統計，有 81187 人使用瑪麗、伊利沙伯、瑪嘉烈、鄧肇堅這四間醫院的急症室，而入院率則是35.8%。但這些數字是有季節性轉變的。而且在每天的不同時間，求診人數也有顯著的分別。

為了應付不同時間的不同需求，急症室的醫生人數並不是固定的。以伊利沙伯醫院為例子，這裏分為三更工作，最多有一名高級醫官及六醫官當值，而在夜闌人靜，每晚十二時後，直至早上八時，則減至兩名醫官當值。可是在另外一些醫院的急症室，夜更可能只剩下一名醫官，但這種「一夫當關」的情況，每位在急症室工作的醫生只須在一個月內嘗試約兩至三次。

可是這裏的醫生大都是剛完成實習期間的醫官。以瑪麗醫院為例，這裏的九個醫生，便有七個都是初級的醫官。

急症室這個獨特環境下這些醫生又會有什麼喜怒哀樂呢？

## 醫生+病人=衝突!?

忽忽步入醫院飯堂，剛好見到強獨自坐着，偉自然地上前在他多年好友身旁坐下。強：「怎麼了？氣沖沖的樣子。」看着偉，強已猜到八、九分，強：「是不是又與病人有磨擦了？」

偉：「還不是嗎？本來在A & E 做了這麼久也應慣了，但今天那個 Case 真難忍！」

強默默地聽着。實習期滿之後，他被派到這醫院的外科病房，偉則被派到急症室工作，在飯堂互訴工作上的喜樂與怨憤已成他們的「家常便飯」。

偉喝了一口茶後，接着便說：「剛才來了一個人，還未進來便已呼天搶地的大叫大嚷，好了，待我檢查過他之後，覺得根本就不什麼大問題，他如此表現還不是想我給他 Sickleave，於是我便給他一日病假，但他竟嫌不夠，要我多給兩天，再不便收他入院，又說這處有什麼不妥，那裏怎樣不舒服……」

強接着說：「照你的往例，他當然是不得要領的了。」

偉：「這些 Case 我已不知見過多少次了，我當然拒絕他的要求。如我所料，他一番「軟功」不湊效，態度便來個一百八十度轉變，破口大罵，什麼粗言穢語也給他說盡了，本來，在急症室被病人罵也是司空見慣的事，但最使我氣忿的是他竟說：『你有本事便到外邊掛牌開診去，何須留在急症室！』其實那些G P

也不是在這裏做一、兩年才到外邊開檔，怎能認為他們比我們好！」偉用力的吞下一口茶，也不知是把茶當作剛才的病人還是想瀝息心中的怒火。

「可能這就是所謂顧客心理吧！」強無奈的說。

「說起來，有些G P 真差勁，」偉似乎愈想愈不忿，「他們經常把需要看專科的病人Refer 來A & E，好使他的顧客能不用排期，快點得到診治，病人來到，我們當然不能不理。從來只有人說病人濫用急症室，但G P 的濫用卻無人提及，他們的做法，對我們及那些排期看專科的病人都不公平呀！」

「你也不用那麼氣忿，明的遭遇比你還差呢！」明是他們的同班同學，在另一間醫院的急症室工作。

「他怎麼了？」

「他那晚當夜，應是復活節假期前一晚吧，一個男人扶着年老的母親到急症室，要明收他的母親入院，說得病情如何如何嚴重，明細心驗查後，發覺只是很小的毛病，全無入院的需要，很可能那人不想假期間有老人在家，好使他能好好安排節目，故硬要推她入院……」

「這情形也是見怪不怪的了，差不多所有大節的假期前，總會遇上幾宗。後來怎樣？」

「明也跟你一樣，不收便是不收，但那人卻勢在必行似的，還理直氣壯的說：『病人如回家有什麼事，責任誰負？你承擔得起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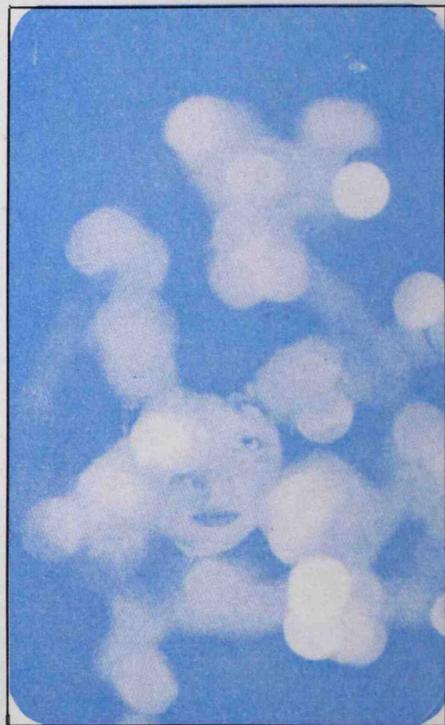
「又是這句話，我真懷疑那個在急症室做的未聽過這句話。現在的病人開始了解自己應有的權利，但另一方面卻在濫用權利。」

「明繼續堅持己見，那人見嚇不到明，竟一把揪着明的衣領，要抄他的名字去“POT”他。後來經一番嚷嚷，病人還是沒有入院，也沒有人POT明，但明已為這事悶悶不樂了好幾天。」

「在未做A & E 之前，我真的做夢也想不到與病人的關係竟只有充滿矛盾和衝突可形容。」

「情況不至如斯境地呢？」強帶着安慰的口吻問。

「這樣說可能有點過份，但說真的，情況真的有點使我失望。說回明吧，他這次也真「勇」，對於年老的病人我是不會那麼「硬」的，因老人的病徵比一般人複雜，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未必能肯定地診斷，為安全計，我多會收入院的。在A & E 做事，正是一人做事一人當，責任重大，我相信你會明白我的困難的。」說罷，偉無奈的一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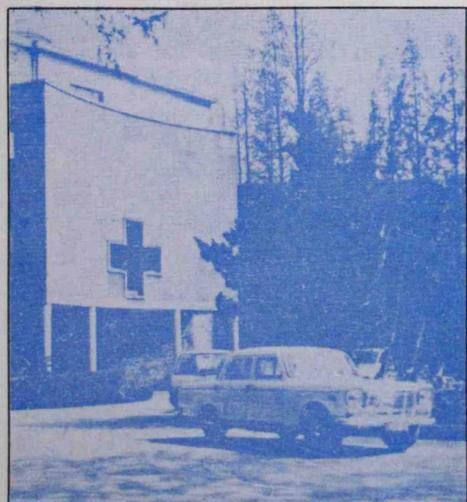
今晚偉當夜班，整個急症室就只剩下他一個醫生和幾個護士。今晚的急症室是出奇的平靜，偉也樂得清閒。

回想自開始在急症室工作至現在，經歷可說不少。由第一次夜班誠惶誠恐的「騰雞」心情到現在的信心十足，偉相信自己的能力是在提高的，但同時間，日常的工作也已由原來的新鮮刺激變為刻板、沉悶了，而且與病人的關係亦不大理想，但偉還是頗喜歡在這裡工作，他喜歡這裏的工作氣氛，而且他更可接觸各種各樣的人。

「無論什麼工作都總有由新鮮變為刻板的時分，而且，這些工作總要有人做，」偉不禁想到：「如果沒有醫生在急症室工作，那麼後果會是……」

噢，有病人進來了。

偉又全心投入他的工作。



急症室的暗病



## 內憂、外患

## 內憂、外患

## 內憂、外患

## 內憂、外患

急症室無疑是一個獨特的環境，它與門診部或病房在工作性質上都有迥異的地方。它的接觸面廣闊，無論外科或內科的病例都會遇到，所以很多初出道的醫生都會視之為一個學習的地方。可是，除了初初幾個月有新鮮感外，以後所遇到的病例都是差不多的。因此，大多數醫生都只當它是短期的駐腳處，一年半載後，當他們開始覺得工作刻板沉悶時，便會乘著其他專科有空缺的機會離開，轉往他們心目中理想的工作去。故此，急症室醫生的流動性比其他部門為大，在職的多是經驗較淺的醫生。

其實其他專科病房做得久了，所見的病症不也是來來去去都差不多嗎？又不會萬古常新，為何一般醫生獨覺得急症室刻板沉悶，缺乏新的東西學？為何他們寧願投身於其他專科作為長期的工作？

因此很多時候，急症室的工作便變成了「診斷及分類」，然後將各病人分配上病房。但醫生在「打發」了病人後，工作告一段落之餘，卻不知道自己做的診斷不對，亦無從改善，所以有些醫

生覺得長遠來說，在急症室工作學不到東西。

其他專科病房便不同了，病人由醫生貫徹地治理，除了可學到更多有關診斷和醫治的知識外，看着病者因自己的調理而得到康復，那滿足感是不可言喻的。要知道，作為一個醫者，這滿足感是重要的，是給予醫生精神上支持和鼓勵的來源之一。而急症室醫生滿足感的主要來源只是一些較輕微的，不足以留醫的病情，那滿足和成功感又自不然小了。

和其他專科病房比較起來，急症室醫生所受的心理壓力也是較大的。他們要負責斷定一個病人應否被送上病房。若他們拒絕給病人入院，但病人出去之後有什麼「差池」，急症室醫生便責無旁貸，通常這些情形都會引起公眾的廣泛注意，因而給予醫生的心理壓力是頗大的，另一方面，病症多由醫生負責，責任的包袱就無形中增大了。其他專科，可能整個病房的醫生一起承擔，那心裏或會自然比較輕。

在急症室工作的醫生和一般醫生不同——他們的生活充滿「紛爭」。他們每天接觸到不同階層的人，可能是醉酒鬧事的人，也可能是打架垂危的人，活像一個社會的縮影——很多時是社會黑暗的一面。到門診部求診的病人，只要求一包藥丸、一服針藥便心滿意足了；但到急症室的病人，要求可能不祇這些，而當醫生不能「滿足」他們時，紛爭由此而起。例如當一個因工受傷的病人，知道自己沒有病假或病假太短，會變得暴跳如雷，甚至用粗言穢語罵醫生。又例如一個「幻想」自己患有重病的「病人」，會責罵醫生不收他進院，草菅人命。

遇到與病人發生磨擦的情形，急症室醫生有一套應變的策畧。他們多會用「拖延戰術」，讓那些無理取鬧的人知難而退。「做了半年多的急症室，自己處事變得強硬了，或許只有這樣才能在急症室生存吧。」一位被訪問的醫生說。

急症室醫生的形象，在一般市民的心目中都不大好。可能是因為傳播媒介的渲染的影響，例如我們不時亦可讀到有關急症室醫生疏忽或態度不佳的新聞。這也許會令醫生和病人發生更多磨擦。

怎樣才算是濫用急症室？大部份被訪問的醫生都說這是很難清楚界定的。試想想，一位母親發覺到自己的兒子在夜裏輕微發熱，亦可能會視之為急症，但我們可以說她是濫用急症室嗎？雖然如此，我們相信濫用急症室的問題確實存在。

一般市民對醫學基本知識的缺乏和門診部的服務不足是兩個明顯的原因。另一個原因是某些私家醫生往往將他們的「急症」病人轉送到急症室，而急症室的醫生則要他們排期入院。為什麼私家醫生會這樣做？如果你是病人，你會埋怨一位立即轉送你到急症室的私家醫生，還是一位要你排期進院的政府醫生？當然，濫用急症室還有其他原因，一位被訪醫生會說：「每到傾盆大雨的夜晚，總有些街頭流浪的人進來，說是心痛、頭痛。雖然我們明知絕大部份都是假裝有病的，但我們亦無可奈何地為他們檢查一番。」另一位醫生補充說：「還有其他濫用的例子。一些不肯的子女在節日之前，送他們的年老父母到急症室，好令家裏少一負擔。」

但是，這些負擔究竟加在那裏呢？

由此，亦聯想起一個問題。就是能力和責任的問題。對於一個初出道的醫生，如此經驗和技術是否足以面對這麼沉重的壓力和對急症室迅速地作出適當的判斷？一般急症室到了深夜只有一個初級醫生當值，高級和顧問醫生均已回家。為此，曾有一位急症室醫生說有時真是「騰到喊」。

急症室工作未能正式成為一個專科也是令醫生把急症室作為暫時駐腳處的一個因素。急症室缺乏專業訓練，因此被不明文規劃為 Outpost，有別於專業訓練的 Inpost。雖然在八二年英國已設立了急症室工作的考試和文憑，最近在香港也開始了急症室工作的訓練，但仍未普遍，只有少數醫生參與，所以幫助不大。

# 誰來加一把手？

過於刻板的工作，獨力承擔責任所帶來的壓力，再加上市民對服務及自身權利的濫用——在急症室工作的醫生在剩餘的一點點尊嚴下，真的看不到任何轉機嗎？

提高市民的健康教育水平似乎是減少濫用服務的標準答案。的確，香港市民對健康知識不足是很明顯的問題；正如較早時香港醫務協會所呼籲——當局必須積極推行健康教育。可是，提高了市民健康教育水平真的有助於減少急症室服務被濫用的情況嗎？如前面提及，濫用急症室服務的「要人」之一是 G. P.，那麼難道這些香港大學內外全科學士的健康知識也不足嗎？普通門診的不足，使一般市民把急症室當作普通門診的「代用品」；專科門診的不足，急症室便被一些 G. P. 利用為「移花接木」的工具。所以，香港醫療制度的問題正如一細縛滿丁死結的繩索，一個帶著一個，互相糾纏不清。倘若要把一個問題抽空單獨處理，永遠是自欺欺人。

雖然，提高市民的健康教育水平未必能有效地減輕濫用服務的情況；可是，加強市民對醫藥的知識也許可以降低市民濫用自身的權利。隨著民主風氣的盛行及對個人的價值的提高，市民逐漸意識到自己的權利。唯唯諾諾的順民時代已過去，病人任由醫生

「魚肉」的時代也過去；這本是一個可喜的現象。可是，市民真的認識及把握了自身應有的權利嗎？由於對醫藥知識的不了解，病人很容易誤會醫生失職或在「謀他、算他」；再加上一些傳媒為了討好市民而作的嘩眾取寵的報導，市民在被鼓勵濫用自身的權利的同時，也傷害、侵犯了別人的權利和尊嚴。所以在期待市民能真正的認識作為一個民主社會公民的法律及其他自身權利及責任前，我們只好希望藉著提高市民的醫藥知識以減少誤會的發生。

至於急症室工作一向被不明文地劃分為 Outpost，以致在見習醫生「建基於無知」的選擇裡佔著較低的位置。然而，在一九八二年，急症工作也被納入可考取專科資格的部門。在急症室工作一年以上的醫生只需再接受內、外科訓練各一年，便可參加急症的專科試。這個新的專科試又能否把急症工作以 Outpost 扭轉為 Inpost 呢？

急症專科在西方國家也是一個新生事物；在香港，各政府醫院的急症部門對這新生事物更反應不一。一些部門主管積極鼓勵下屬考取這專科資格；一些卻反應冷淡。以至，獲取急症專科資格的途徑雖存在，急症室工作仍未能有系統地發展為 Training Post 或被接受為 Inpost。再者，很多醫生因對這個新設考

試的「行情」不熟識而對這新生事物望而卻步。畢竟，急症專科試不像其他專科試可從師兄、師姐處獲取大量資料。況且，就算獲得急症專科資格，在私人執業方面，市場價值實在不高。所以對於以私家開業留為後路的醫生來說，急症專科資格的吸引力實成疑問。

然而，新設的急症專科試畢竟也提供了獲取較深資歷從而取得晉升機會的途徑。而且急症室的工作時間較其他部門穩定——每天三更制，輪夜更的機會比在病房 Oncall 少，加上甚少超時工作，所以對於渴望一份穩定工作的醫生來說，專科資歷也的確能提高他們對急症室工作的興趣。

可是，由於工作過於事務性，以及從工作中所學的又很快飽和，以急症室工作作為終身專業豈不是悶慌？但從另一方面看，如果不是參予研究工作，在任何專科部門，十年八載也會出現所有病例也見慣見熟的情況，更何況醫生工作的目的應該是在服務病人而不是研究新鮮病例。雖然人人皆應「做到老，學到老」，但我們要不斷充實自己的目的是要更好的醫治病人，決不能本末倒置。所以只要部門主管及下屬能上下同心、互相支持，市民又能夠明白及體諒醫生的困難，在任何可以服務市民的部門工作也應可以敬業樂業。

急症室的暗病

“Lack of view”, “Lack of ability”,  
“the less done, the fewer  
mistakes made” .....

## 醫療組

以上是香港觀察社對醫務衛生署 (MHD) 的一些評價，觀察社更指出醫務衛生署署長唐嘉良醫生所說香港的健康數字 (Health Indices) 可以比得上其他先進國家是沒有意思的，這些數字例如嬰兒死亡率、平均壽命等。並不能代表香港的醫療衛生已足夠或完善，政府應在質和量方面努力。

另外，港府對醫療服務的擴展，着重點只在量的發展，即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缺乏全盤檢討的遠見。若要將得到的「資源」有效地提供良好的服務，需要有通盤長遠的計劃，但 MHD 現時仍未能做到這點，醫生流失率高、病床不足、門診等問題仍然存在。

不過，縱觀現時的醫療設施，MHD 似乎下過一番苦功，雖然在七三年制訂的十年醫療計劃未能完全做到，理想的病床比例、醫護人員的供求未能達到，但無可否認，MHD 仍在追趕醫療的需求。例如最近港府已將興建東區醫院升格為甲、乙類工程，優先處理，另外也有計劃擴建 QEH，增設病理大樓、兒科病房及其他專科病房，而且計劃完成後，會為 QEH 增加 238 張病床、14 部洗腎機。

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的啟用亦是一項新躍進，沙田醫院在今年四月底開始啟用，到明年五月，整座醫院共一千四百四十六張病床及各種醫療設備，將可全部投入服務，所耗建築費和設備費用約達九億七千一百萬元。沙田醫院是全港第一間全院有空氣調節的政府醫院，更有多部非常先進的醫療儀器，例如固定手術顯微鏡、遙控手術床、掃描機、甦醒房等。

在增添醫務人員方面，青山醫院的精神科護士訓練將由現時每年收 60 名學員增至 100 名，沙田的普通科護士訓練學院今年九月將招生 120 名，當醫學院大樓的西翼實驗室在兩年內建成後，就可將招生名額增至 140 名。

從以上的例子可見醫療設施是有增加，但却未能追及市民的需求。香港在近十年在經濟和民生上有很大的改善，但在醫療服務方面卻沒有先進國家般做足醫療服務的工作。從社會科學的角度看，每一階層人士對疾病的了解，生活形式都有很多不同之處。以往港府的政策是優先考慮先照顧低收入階層人士，未有認真考慮中層人士的需要中層人士的教育程度比勞苦大眾高，對疾病的常識更高，因此他們要求比普羅大眾的醫療服務為高是很容易理解。

當然在醫務人員的立場來說，是不應有階級之分，但基於種種因素如經濟能力及需求，在每一階層都不同，所以中等收費的醫療服務是值得檢討。另外資源也是構成醫療發展的障礙，政府不但沒有增加醫療服務的撥款來改善服務，而撥款率反而有下降的趨勢。最近政府醫院及門診診所收費由五月一日起全面調整，普通病房留醫病人目前每日十元之收費，修訂為每日十五元，特別中餐及西餐的每日收費分別增為三十元及四十五元。普通門診收費由五元調整為七元、專科診所由六元增至十元。這次加費，對市民的負擔加重了少許，但對政府發展的資源是無濟於事的，現時瑪麗醫院病床每日需要八百零八元維持，QEH 需要五百七十六元維持，換言之，加費後每位病人入住只給予十五元，

而納稅人就要津貼其餘的。

從以上的數字看出，政府若要提高醫療服務的水準，加費並不可行。立法局非官守議員葉文慶醫生、醫學聯合主席李福權醫生、醫學會發言人招顯洸醫生、觀察社、醫務關注小組發言人、以及東區醫療關注小組等各個民間醫療人士或團體，都先後為文或發表意見，贊成本港設立醫療保險的制度，作為解決本港醫療問題的一個有效可行途徑。

醫療發展諮詢委員會主席方心讓醫生也指出香港要搞一個全民醫療制度來保障市民的醫療及健康，這並非是萬靈藥方，據估計，這需要動用 30% 的政府開支，在目前的稅制下，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政府應鼓勵私人參與，或更進一步，制定政策，鼓勵私人部門提供全民性的醫療保險計劃 (Medical Insurance Schemes)。年輕一輩和在職人士可用保險計劃作財務支持，由政府資助或私人機構的僱員共同承擔，這個保險計劃可把普通痛病的醫療服務由政府聘到私家醫生身上，消除政府門診和醫院面臨的壓力。這樣政府的資源就可集中在其他環節上。事實上這種保險制度的實施，每人每年約需付款 200 元的保費，所有市民是可以負擔得到的。

隨着香港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本港的醫療服務沒有辦法照顧到大部分的「夾心階層」人士——他們想獲得較佳的醫療環境及服務，又付不起費用較高昂的私家醫院費用。醫務衛生處副處長藍新福醫生說，香港有 300 萬名居民，是屬於所謂「夾心階層」。醫療保險制度相信可以解決「夾心階層」的醫療問題。此外，此政度還可以壓低目前高昂的私人醫療收費。目前，一般市民對醫療及藥物知識有限，醫生收費沒有劃一的標準，醫療保險制度的設立後，保險公司可以代表病人利益作醫生議價，甚至可以剔除缺德醫生參與保險行列，同時保險公司提供醫療費用的資料給病人作選擇，無形中，亦可減低醫生濫收病人費用的情況，而且病人選擇醫療服務的權利也增大。

目前本港有十數間保險公司專營或

兼營醫療保險計劃，另外有兩間英資的醫療保險公司的分公司。醫療保險在其性質上分為五大類保險計劃。

1. 住院保險 (Hospitalization Plan)  
為受保者支付住院的一切費用
2. 門診保險 (Out-patient Plan)  
為病人支付門診的費用
3. 深度治療保險 (Major Medical Plan)  
為慢性頑病及高昂手術費用提供保險
4. 健康保險 (Health Insurance)  
為病人因病而喪失工作能力提供穩定的保險收入
5. 親屬醫療保險計劃 (Dependent Medical Insurance Schemes)  
為受保人的直系親屬提供醫療保險服務。

醫療保險制度雖然是一個理想的制度，但也不是無缺點的。最大的缺點就是醫生和病人可能會濫用此制度。病人可能因非常輕微的病找醫生，醫生方面可能有拖症的情形出現。儘管醫療保險制度仍有缺點有待改善，但對目前政府供應緊張，私人收費過昂的本港醫療情況下，確不失為治療本港醫療制度的一種良劑。

香港觀察社及醫務服務關注小組更建議政府儘快設立中央醫療保險制度，由政府資助，僱主及僱員分別負擔保費的制度出現。而且由於每一個市民都要投保，投保人數自然較目前增加，而每個人平均投保費用便相對降低，有政府的鼓吹，市民對醫療保險的信任程度自然大大增加。

醫療保險本身是一個好的計劃，但必需有良好的管理，及各方面合作始能推行。目前 MHD 的行政似乎未能有效地施行及運用其資源，現時 MHD 行的是「一人二波七制」，即是說一名助理副署長要超過一名副署長負責，「一人二主管」，會令下屬陷入上司指令不清的困境，工作效率大打折扣。對醫療制度的推行和服務的改善也造成不必要的障礙。正如方心讓醫生指出，本港醫療的主要問題，不是醫生短缺的問題，而是政府對運用醫療資源的失效及不平衡。



# 圖書館行旅

圖書館行旅

假如我要大家說出一個最常到的地方，我想大家都會聯想到我們醫學院的圖書館吧。（除了自己的居所之外）

在我們五年的悠長醫學生生涯之中，我們都不能否定「她」在我們生活裏所佔之角色。如果稍為誇張點說，「她」其實是我們醫學生的「第二個家」。可是，除了醫學院的圖書館外，你們對大學內其他的圖書館，又有幾多認識呢？爲了增廣同學們對其他圖書館的瞭解，本期專題嘗試以介紹形式，作出深入淺出之報導，除了希望各同學能增廣見聞之外，更希望能爲同學們發掘出另一個讀書的好去處。



## 圖書館最高指揮

簡麗冰博士 B. Sc., Ph. D. (H. K.), M. A., M. L. S. (California), A. C. AA. M. I. Inf. Sc.

看見簡博士這一大串學位，我第一個感覺便是——管理一個圖書館系統的確比想像中複雜。我們得以在圖書館的安靜環境下讀書，或多或少要感謝這位剛於去年十二月上任的總圖書館長。

簡博士也是港大的畢業生，但她主修的科目卻似乎和管理圖書館沒有直接的關係——生物科。簡博士解釋說一所學術性的圖書館專門科目很多，需要具有各學科專門知識的人才，的確是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所以，別小看我們附近圖書館職員。

當簡博士畢業時，正值港大需要圖書館專業人才之時，於是簡博士便獲保送往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進修圖書館學。學成歸來後，簡博士便一直爲港大的圖書館工作，包括馮平山圖書館和我們的醫科圖書館。直至七二年應中文大學邀請出任中大的總圖書館長。在去年，前任圖書館長退休時，簡博士便重新爲她的母校服務。

簡博士和醫學生也有點淵源。在六五至六九年間她是醫科圖書分館主任。據她說，當時醫科圖書館規模較小，祇有大概一百一十多個座位。現在的入口處和二、三樓是後來擴建，因此舊日的圖書館前是一個大片停車場，兩旁便是騎樓，環境比現在好。當時的醫學生讀書很認真，聽話而且「生性」，又尊重師長，甚得她的好感。而簡博士也經常往外國探訪一些具規模的學術圖書館，包括醫科圖書館，因此她對我們的醫科圖書館是很熟悉的。

探訪、參考外國的圖書館是簡博士在休假期間工作的一部份活動。在香港

平日除了日常的行政工作外，她在整個圖書館系統的擔任一個領導和協調的角色。在校內要參加教務會和其他委員會的會議；也要參加 UPGC 有關圖書館的會議計劃未來圖書館的發展。而她曾多次擔任香港圖書館協會的主席。香港圖書館協會和兩大學的校外進修部多年來聯合提供了多屆的圖書館助理員訓練課程。簡博士在這些課程中除扮演了策劃者的角色，並親自任教一部份的課。她曾參考了多所先進的圖書館，懂得培養專業人才的重要性是可以理解的。據她說，訓練更精幹的圖書館專門人才爲港大服務是她上任後其中一個目標。

另一方面，簡博士，也希望極力向 UPGC 爭取到更多的經費和空間。現在整所大學的圖書館都是求過於供的。而極爲擠逼的大學總圖書館實在無法配合未來的發展。簡博士強調她的首要任務便是這方面努力爭取擴建，對大學生來說這也是一個好消息。

簡博士也希望盡量增添圖書館的視聽器材及資料和發展圖書館的電腦化。這些設備在現代化的圖書館是不可缺少的，或許有一天「啓思」會在螢光幕上和各位見面。

單是大學的本科生便有六千餘人，還有其他畢業生，研究生，教職員等，圖書館一共有約一萬八千個讀者，簡博士的工作量並不輕鬆。她經常需要工作至夜間，或把工作帶返家中，一派女強人的工作精神。但接受啓思記者訪問時，她給我的印象是很和藹，健談，而且處處幫「啓思」的忙。簡博士希望從今年開始，以後每年暑假，圖書館能招募若干同學義務協助總館或分館，整理圖書資料，把它們部份輸入電腦，促進電腦化。我們整年都得到圖書館職員的服務，現在如果我們爲圖書館出一點力，是有一定的意義。

## 圖書館中樞

位於大學學生會大樓隔鄰的香港大學 Main Library 是在一九六一年建成的。在此之前，圖書館原是大樓主樓一部份，成立於大學建成後不久。現在圖書館大樓高七層，每層面積佔約五千八百平方米。除六樓（5th Fl）撥出一部份地方作為法律學系辦公室，和七樓（6th Fl）作為語文中心（Lang-Centre）外，其餘各層全爲圖書館管理。

樓內除了教科書及參考書籍的部份外，還有孔安波圖書館及馮平山圖書館等。館內有八百個左右的座位，並有三個房間供失明人士閱讀之用。

Main Lib. 的圖書館長也是香港大學整個圖書館系統的負責人（館長）（Chief Librarian），包括了 Main Lib. 和各分圖書館（Branch Library）。整個系統由一百五十人分工管理，總藏書量達七十三萬冊，藏書之豐，享譽東南亞。

在 Main Lib. 的電子保安系統（Electronic Security System），於一九七八年裝置。主要防止同學忘記辦理手續而携書外出，也減少了另派專人檢查使用者的書籍。這系統在牙科圖書館（Dental Lib.）和教育學院圖書館（Education Library）也正在使用。

。裝置以來，除少數含有金屬的雨伞和公事唛引起錯誤警報外，效果也頗爲滿意。

圖書館的書籍多數由各學院的教授建議購買，各學系的撥款則於每年九月份開會決定，而同學們的意見，也可通過 Senate Library Committee 中的學生代表，或親自通知圖書館。

由於藏書量不斷的增加，而總館內所佔面積有限，於一九七九年三月在大學堂宿舍（UNIVERSITY HALL）斜對面增闢了一百達尼書庫（BETHANIE）以儲存所有一九六一年以前的期刊，一些舊版本的參考書及較少爲人借閱的書籍。此書庫雖爲閉架式，但讀者如有所需，可填妥「訂閱單」交到借書部，由館員前往書庫取書再寄上通知書到館借閱。

圖書館使用者，除大學學生和教職人員，校外人士如有需要也可申請，但必須列明理由，如須考專業試，或寫論文等。館外在這方面審核甚爲嚴格，通常也只會發出爲期三月的通行證。至於畢業學生，申請便容易多了，可選擇申請讀者證或讀書證，後者需要繳交三百元按金。



旅行圖書館

圖書館行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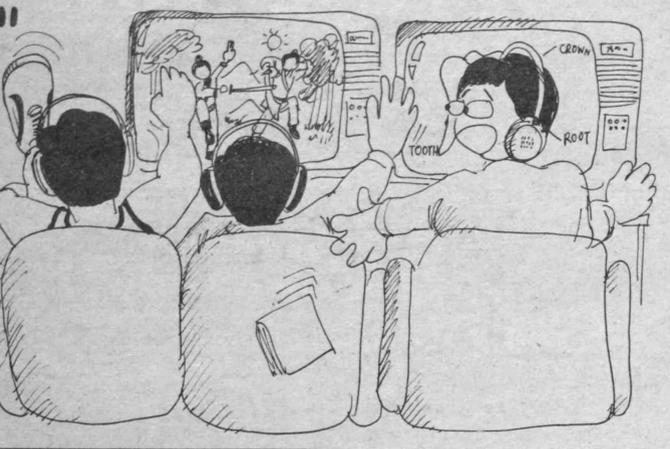
# 第二街圖書館

牙科圖書館佔地三百七十三平方公尺，藏書六千本，包括牙科、臨床前各學科和一些非醫學性（如心理學、行為科學）等書籍，其他刊物則包括外國牙科期刊、明報月刊、百姓、Times 等本地及海外雜誌和各類中英文報紙，同時牙科圖書館亦存有各類文娛書籍，以供同學閒餘時間閱讀。

由於牙科圖書館新近成立，它擁有各類先進設備。它藏有五百多套視聽幻燈片和電視錄映帶和放映設備，用以幫

助同學學習有關科目；外國的期刊和雜誌就以 Micro-film 和 Micro-fish 形式收藏（例如以 Micro-film 形式收藏了自一八七九年開始的 Index To Dental Literature）；其他的除了電子保安的系統外，還有剛由本年三月開始啓用的聯機書本目錄（On-Line Catalogue），同學只需把簡短的資料輸入電腦，電腦便能迅速地在螢幕上顯示出有關書本的記錄，大大節省同學找尋書籍的時間。

由於面積所限，牙科圖書館只設座位七十個，故此座位不足的情形常有出現，圖書館現正和院方討論擴充的可能性，希望可於八七年之前由現在的一層擴充至兩層。



# 老師的後勤基地

相信所有大學圖書館中，Educational Library 是最不平凡的一個了。往 Edu. Lib. 一逛，你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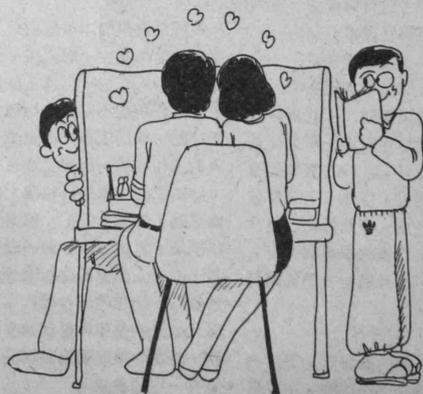
有關教育學的大部份藏書都是在 Main Lib 的，而在去年十二月，Edu. Lib 更擴展至 Edu. Bldg. 的四樓。由於這個圖書館是特別為攻讀 Cert. Ed. 的在職或受訓的教師而設，所以供教學用途的視聽教材就佔很重要的一環。

什麼是視聽教材呢？試猜猜看，看你猜中多少！Edu. Lib. 的視聽教材有一部份是原裝購買的，亦有部份是自製的。其中包括有幻燈片，16 厘米、8 厘米錄影帶，圖畫，資料冊等。這些全都是配合中學的課程而編製的。所以一個英文老師便可以在這裏找到 "Conversation", "Speaking Skill" 甚至 "More Songs in English" 的盒帶，有些錄影帶還附有立體眼鏡呢！至於一個生物老師，他可以在這裏找到教授狗魚結

構用的 Transparency，鳥類的圖片，甚至一本貼上有禾稈、稻米，大麥和燕麥的標本及至到其製成品的資料冊。教授歷史的老師，除了可以借用地圖外，還有很多有歷史背景的畫畫選擇。當然也少不了趣味盎然的小冊子。例如其中一本關於史太林的冊子，裏面就附有取自博物館的史太林的 Police Record，身份證和 Secret Report 的影印本等。看完這些，你一定很佩服圖書館管理員的想像力和耐性了，因為這些圖片都是他們平日從雜誌中剪存出來的，而往外地旅遊時，亦會搜集些明信片和本呢！

此外，圖書館亦有貯存部份舊報紙資料例如：「九七問題」、「特殊教育在香港的情況」等。另外每一個科目和大部份國家也有一個資料箱，內有林林種種的資料，以方便老師查閱。

如果你想回味一下當年的中學生活或重溫一下視聽教材的樂趣，有空不妨到 Edu. Lib. 走走吧！



旅行圖書館

# 罪案檔案室

如果要各位在 Med Lib 讀書苦鏞的同學，將 Med Lib 和 Law Lib. 比較，或者各位會說有什麼分別呢？只不過那裏的同學衣着比較講究。講起讀書、大家都一樣死勁地鏞、「拉記」自然也寂靜非常的。假若大家抱着這樣的見解，我提議你看下去，Law Lib 的真面目自然會瞭如指掌的。

早期港大 Law Lib 原來是在一九六九年成立，目前座落在紐魯詩樓的 Law Lib，是在一九七三年七月搬入去的。內裏可容一百一十個座，面積大約七百平方米。當然它還沒有我們 Med Lib 那樣「宏偉」，可是它卻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藏書大約二萬冊，其中有九千冊是教書和參考書，其餘的包括雜誌和所謂的「法律報告」(Cases)。待我告訴你們一個秘密，他們的書差不多沒有人會去讀的。書只是給「懶虫」讀。而「書虫」則讀所謂 (Cases)。Cases 是以前判案的報告，也是一切法律的根源。如果思考到 Honour，只讀「鷄精書」一定難成大器，據聞，Law Lib，現在開始將那些不經常用 Law Report 縮影底片而將其妥為存放。這樣便可安放更多新的藏書了。新的 Law Lib，將在一九八六年完成，面積大約為現在的兩倍，可容四萬五千冊書和增加三百八十個座位。相信那時的 Law Lib，一定數俱規模的。

應付這二萬冊的藏書，他們只有九個人，包括了分館主任 Mrs. Shaw。每日除了借書，還書外，還要處理罰款，處理訂書等。高級的員工還要負責處

理新訂立的法律和留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法律，也要為書本編號等。當然，當那些學生讀書讀到語驚四座時，他們也要插手管理。

除了以上那些普通設備外，如果你要到 Law Lib 讀書，你們便要記着我以下提供你們的三個錦囊，不然，相信各位不能全身而回。

第一、一切貴重物品，一定要隨身攜帶，包括閣下的「樂聞」，抑或是閣下要過 M.B. 的 Notes。因為，那裏的未來律師與眾不同，很喜歡和同學玩尋寶遊戲，或者是因為他們有一些 CID 同學吧！據他們的統計，他們在「拉」的失竊率是很高的。假使，各位忘記這點，那麼我祝君幸運吧！

第二，讀書一定要審察周圍環境，不然的話，不單閣下不能讀書，就連想過一個安甜的午睡。也不可能。因為，他們的「拉記」是分做兩個地帶的，一個是 Silence Zone，而另一個是 Fussy Zone。因為他們學會沒有一間固定的房間，而要聯絡同學參加活動的話，便要用到「拉記」裏面的 Fussy Zone。他們平時聊天也都在這地帶內進行。

第三，便是希望各位自重。曾經被 Mrs. Shaw 趕出場的滋味也不是好受的，曾經有三個理科學生在 Law Lib 讀書，終於習以為常，當足自己家裏一樣，「洞」高隻腳，結果給 Mrs. Shaw 趕離「拉記」。

假使各位謹記這三大原則，你們一定平安無恙的。

圖書館行旅

# 中國文化的堡壘

馮平山圖書館在眾多校內圖書館裏可說是另幟一格。它收藏的大部分是中文圖書及少量日文書本，而且它還負着特殊的理想。

一九二九年，中文學院的籌備工作進行得如火如荼，為了配合中文學院的研究需要，便需設立一所有規模的中文圖書館。馮平山先生於是捐出了十萬元為建設經費，另五萬元維持基金。這所圖書館終在一九三二年落成，這時馮先生已去世，他的兒子馮秉華先生在揭幕禮上道出了設館的理想：「一以使香港大學成為南中國蒐藏與保存中國古籍之主要重心，一以鼓勵華人研究祖國語言及歷史風俗習慣。」

設館至今的五十年間，馮平山圖書館在蒐集藏書方面並沒有背棄上述的理想。館內藏有很多中國的歷史、藝術各方面的資料、史籍，不少研究中國文化的學者都趨之若鶩。館內更藏有一些珍貴的古籍、善本書、拓本等。眼看中國珍貴古籍被外國人士購去，散失海外，自然是令人痛惜的事情。館方面當然希望把這些書買來置於館內，但限於經費，能力實在有限，因此館長黎樹添先生感到書藏家實應響應捐書風氣，惠澤士林。

此外，圖書館在羅香林教授的建議下，近年致力搜集各地族譜，其中尤以

新界為多。

但馮平山圖書館亦有其為大學圖書館的特色，收集藏書亦會考慮「全面性」，因此亦有不少各學科的參考書籍，但大多都分置於各系的圖書館內，方便有關同學閱覽。

馮平山圖書館的舊址在現今的馮平山博物館，於一九六一年遷入新落成的大學圖書館大樓內，佔了三樓的部份，四樓及五樓。三樓陳列開架圖書，四樓為辦公室、閉架書庫、善本書室及參考書籍，而五樓則為期刊室。閱覽室內設有一百五十多個座位，除了暑期外這裏常是座無虛設。

馮平山先生當年原擬這所圖書館為一所公開性的免費圖書館，以提倡港人研究中國文化；圖書館開放後，閱覽人數鼎盛。但近年因校內閱覽人數眾多，館方便收緊了對外開放的政策，通常都只是開放給從事學術研究的人士使用。

現在馮平山圖書館正朝着兩大目標走：一是計劃出版藏書的目錄、索引，二是豐富藏書，特別是重視廣東資料、族譜及期刊收藏。在有限的人力、物力下，實現理想的困難是可見的。或許一所小小的圖書館在「提倡中國文化」的宏大理想上並不能佔舉足輕重的地位，但前人的努力也足以使我這個小輩心頭溫暖。



旅行圖書館

# 奧運在沙宣道

## 班賽點滴

隨着頒獎日的結束，班際比賽又告一段落了。四月份的「馬拉松」式的比賽，隨着頒獎日的結束，班際比賽又告一段落了。四月份的「馬拉松」式的比賽，成了本年的一個特式，男女比賽共有二十項，而冠軍亦先後為各班所奪得。

其實，本年度的班際比賽，早在八三年十月份便開始了——水運會。如果你有參與的話，你一定不會忘記同學們在三號颱風訊號下仍然興緻不減，比賽喇，打氣喇，好不刺激！除了水運會外，越野賽亦在二月份舉行了，各女運動員表現亦相當不俗，但女同學的數目始終是較少的，而且越野賽所需的體力相當多，所以參賽人數不多亦是理所當然。

在班際比賽中，女子排球及籃球的娛樂性算是最高的，因為女子隊的實力非常接近，勝負往往是靠全隊士氣，所以啦啦隊（觀眾）都非常緊張，全隊男同學忙於「教路」及打氣，數十人員的打

湯董  
成一片。記得女子排球決賽中，(87對88)第一局先以六比零勝出，第二局88亦不敵87。籃球決賽亦是爭到最後一分鐘才分出勝負。賽事的緊張性可想而知。而男子籃、排比賽亦不遑多讓，可惜男排決賽85未能出席。在籃球方面，冠軍由85及87兩班爭奪。87運動員因求勝心切，比賽時頗有火藥味，但戰程亦算激烈緊張，結果還是技術較成熟的85班勝。

場地嘛，也要十秒左右啦。（計時員的功勞也！）

今年的四月似乎是多雨水的一個月，使本來已經頻（密）的賽程更趨緊迫。統計一下，發現有九場比賽需要改期，更重要的是有兩場決賽（曲棍球及網球）被逼取消。可惜的是網球的取消使今年被取消的班際比賽蒙上了一個陰影。網球決賽的班際比賽蒙上—86及87，而比賽分數則由兩班均分（冠軍—9分，亞軍—6分，雙冠軍—各7½分）。因此總成績方面87僅以半分之微見負於88，得季軍。如果網球決賽沒有取消，結果可能要改為。而最諷刺的是——87在網球初賽晉級是因為85棄權，而87得到金牌還沒有打過一場比賽呢！

踏入四月份，各項班際比賽都相繼展開，而最受注目及最多同學參與的要算是陸運會了。因香港仔運動場要修建，陸運會改在九龍仔運動場舉行，路途遙遠加上天雨做成的交通阻塞，因此開始的時間延遲了一個小時多，幸而比賽亦能順利進行。運動員都全力以赴，合力湊成一日緊張比賽。但比賽亦有輕鬆的一面——某女同學因起步時與發令員起了爭執，以致忘了起跑；一男運動員沒有參加過跨欄比賽，但天才終被發掘，在比賽時奪得獎牌；男子一百米比賽前三名時間全在十一秒以下，在正規的

最後，拔河比賽是不可不提的，各班的大隻人仕全力出擊，再加上多個大聲公，近百個圍觀的同學和一些教職員，構成了一幅熱鬧的照片。其實扯大纜不單只鬥體力咁（開）單，全班要鬥團結「音」力，隊員要鬥合作，全班要鬥團結！隨着拔河的完結，頒獎日又結束了今年的班際比賽了。



# 你很好運

趙學民

去年開學初，一大堆很陌生的事情就在很混亂的情況下不斷發生。這些事情的確令「新鮮人」感到措手不及。而其中一項，正是班際水運會。

但是，當時我們並不清楚認識它對整個班際運動比賽的重要性，也不知道班際運動比賽為何物。而且同學與同學間的認識亦不多，聯絡和諮詢又有很大的困難，所以，我們只能以一支人數最少的隊伍參賽。

這麼早就舉行比賽可算是對一年班不公平，難怪歷屆一年班的成績都不甚好。幸好今年的安排有些特別，其他的比賽都在我們站穩了腳之後才陸續舉行，使我們能以合理的實力去比賽。但是我們今年水運會的成績卻已頗不俗——我們得到女子的亞軍，而我們的隊伍就只有兩位女選手。這個令人鼓舞但卻頗怪異的現象，其實已啓示了日後那個更令人鼓舞但卻更加怪異的現象——女子總成績第一，男子總成績第四。

第四名即是包尾，這成績使很多男同學都覺得面目無光，再與女子方面的驕人成績相比更使人無地自容。（我敢把這些寫出來並不表示我不覺得無地自容。）這雖然是一個很滋味的感受，但卻使很多同學覺得以後要齊齊加倍努力，因為大家始終是班的一份子，這現實不可能用「唔睬」的方法來改變。

做了 Sports Sec. 要義務替同學上 P. E. 不在話下（註一），更要逢有比賽，四出「拉夫」，徵兵入伍。最煩的事，莫過於此。時而威迫，時而利誘，差點沒聲淚俱下。有的在我感動之下，終以委屈的口氣說：「好吧，就幫你一次吧。」好像這一切都是為了我，真是氣死。

其實起初不大樂意參加 Interyear，因為明知它「簡陋」，可是其可愛之處原來就在於它的簡陋、隨便、和「不羈」。所以當你發現公正的宣講員 Tom Keung 下一分鐘卻假公濟私地利用那個咪來為本班宣傳時，你不會覺得奇怪，反覺胡鬧得可愛——「嘩，現在八八帶頭……贏梗啦！」

當長跑的隊伍經過時，欣喜的發現有本班的「怪獸」陳子揚在裏面，Sandra 於是叫道：「怪獸，加油呀！」他立時回頭張望，問道：「你說什麼？」後來，此人跑出個「包尾第二」，說道：「都是你不好，不知在後面叫什麼，累我洩了啖氣。」真是什麼都有得「賴」。

男同學的經驗在應付男子組的比賽時頗為不足，但若用在女同學的比賽中，卻綽綽有餘。所以我們亦像師兄一樣，讓男同學幫助女同學練習和指導她們比賽，在勝利時，大家齊分享成功的歡樂。男同學雖然勝利的時刻並不多，但彼此在練習時亦能互相指導、照應，比賽時互相勉勵。所以，班際比賽就使同學之間的距離拉近了。

傳說，在一些班際比賽項目，師兄們是會乘機指導師弟們的。我們果然亦有這福份，得到八五師兄在曲棍球方面的指導。但是，我們亦曾受到一些要求嚴格的師兄以冷嘲熱諷來刺激我們打好波。這滋味確不好受，也許是苦口良藥罷！但是，在我將來為師兄時，我一定不會用這種方法來「幫助」師弟的，希望那些師兄們能寬恕我不追隨他們的傳統了。

總括來說，在整個比賽的各個項目，有能力同學都大部份肯參加比賽，還有一些同學為班的參賽準備了很大的幫助。若是沒有這個比賽，他們的熱誠可能亦未被發現。在比賽同時亦加強了同學對運動的興趣和對班的歸屬感，還有一些妙趣的事情和資料，令人回味無窮。

田賽更是精彩。因為插的旗仔不夠，什麼寶貝都要出動——這個是樹枝，那個是原子筆，這個是樹枝加石仔……真是嘆為觀止，差點沒找那人站着做活標桿。

有些項目因為比賽者缺席，臨時找人頂替，可是就是這些人跑個冠軍、亞軍來，不由你不服。有些參加標槍、鉛球之類的只是因為以前未玩過，更是醉翁之意。公證還得首先兼任教練和示範員。

# 我其實不會 打壘球

傻豬豬

未入U以前，我未見過這一項運動。入了大學後，因為逢體育堂都「較」，所以也接觸不多，祇是有一次因為 Physical Education Unit 向院會投訴上課率太低，我才應邀出席，剛好那一次是教打壘球。

初學壘球時，覺得很不好玩。見球飛來時，下意識伸出右手一接，而忘記了是左手在帶着欠套，結果右手痛了三天。

一年級時，不知是否上天作弄，竟有人「睇中」而被拉入班隊打壘球，因為 Medso 的班際運動比賽中有這一項，而我們班則根本沒有人懂得規則。對手實力強勁，不少是院際、舍際，甚且校隊的注將。結果在談笑用兵之下，狂數十粒。還好在「比賽」時，他們都肯加以指點——「攞回二壘吧！」「你要捉實個波先至 Kill 得我！」「Pitcher 要行出來，我才不敢走回本壘的！」

好一個技術的「砌砌」！可是在這「比賽」後，我這是不會打壘球。

除了壘球外，我還有幸入選為班的棍網球、曲棍球等少數罕有球類的球隊，雖然我未打過這些波。我想婉拒，可是——「車！咁大份唔打得都睇得呀！何況我們班根本沒有人懂得打的。」「千祈唔好 Walk-over 呀，會俾人『劏』喇！」於是我又第一次參加了這些運動。原來這兩項運動是那麽兇悍的。我見到兩個高年級的同學因為碰撞而動火，而這樣碰撞在棍網球似乎也是難免的，其實，在其它比賽，也有因為雙方太着重勝負而導致兩班不和的。還好最後總算保得着幾顆門牙。拖着疲倦的身軀，從 Sandy Bay 回到 Medic Centre，圖書館發出誘人的黃燈，向我招手，我受不住誘惑，入了拉記，選擇了最佳位置，攤開書本，然後伏在枱上睡着了。

到了二年級，班際比賽給我印象也沒有改變，參與的始終是那十多二十人，而參觀者更是少得可憐。這十多二十個「萬能佬仔」究竟是否代表了本班，而和其它「班」作出交流；而這些這樣熱衷於比賽的同學，又是否會因為對運動本身的執着而對勝負看得太重，因而影響班和班之間的感情？班際比賽的精神是良好的，可是她已漸漸步向一條死路，漸漸地成為一個包袱，至於能否闖出新路，就要看所有同學是否支持和參與了。

# 打壘球

籃球和排球也很好玩。若說辦 Interyear 的目的是增進友誼，我第一個贊成，可是主要是「Intrayear」的感情。起碼我發現原來女同學並不「嬌生慣養」，好些在練排球時，打到手腕所謂「Oedema」，也照樣面不改容。於是雖然最後「很不情願地」輸了（註二），我仍說：「我們沒有輸，因為大家實在打得很好。」

若我沒有參加過 Interyear，它無非只是轉堂時幾分鐘的報告和幾秒鐘的掌聲；但我確實參加過了，也確實領略過那「飲冰室」的苦樂自知的感覺。若下屆參加者更踴躍的話，那很好，更多人可體會那滋味；若更「冷清」的話，我更大可以洋洋自得，樂於做其當過「飲冰室」的少數民族。

註一：這是我後來才發現原來也是 Sports Sec. 的任務之一，但卻是最有意義和最利人利己的一件。

註二：就像「超人」趙學民說：「應該輸的已輸了，不應輸的都輸了。」

楊美云

## 我的 Interyear Competition

八八得了女子冠軍，當我們喊 Cheer：「We are tigers we are great」時，有些人大叫：「八八的女仔都是老虎嚙」。哼，是又何妨！這敢情好，就讓我們繼續「虎」下去。

# 滿江紅

「……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還記得 GALA 籌委舉辦的午間師生音樂會嗎？這些歌詞便是由一位大家很熟悉的講師——任麟孫博士(DR. JEN)唱出。那雄渾的歌聲我們以後可能再沒機會欣賞，因任博士將於六月中離開我們，到中文大學去接受新的挑戰。

任博士在香港完成中學課程，由於是在中文中學就讀而當時中大亦只是剛成立不久，所以便前往台灣大學，修讀動物學(ZOOLOGY)。後來考取獎學金前往美國西雅圖的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深造解剖學，鑽研NEUROATOMY。當他在美國深造完畢後，即回香港，在香港大學任教，至今已有四年半了。在香港，他現在的研究是有關視覺神經系統之發生及可塑性。在美國時，他原先對癌症及BIOPHYSICS 十分有興趣，但當他考慮將來必回港服務，而香港的設備及研究經費，與歐美等先進國家的有相當距離，所以他便選擇神經解剖。一方面是因為人類對於腦部的知識有限，有挑戰性；另一方面在興趣及龐大研究工作，並不需要太精密的儀器及龐大的經費。在香港的環境下比較容易發展。

任博士的處世態度就如文育的數句歌詞，他感到匆匆數十年的人生，時間實在不足夠，應該好好的把握每一刻。任博士自認自己的人生觀是悲觀但積極，他認為一個人所能做的相對於整個社會是十分微小，但仍積極地向自己的理想進發。放棄在美國發展而回港執教鞭並不是易事，但懷著理想希望在教育及學術方面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作一些有意義的事，也就相當滿足。

就像很多的香港學生，在中學階段份或民族意識這回事。但他在美國時剛大的振盪，及後尼克遜訪中國，身在他鄉為異客，這促使他參加一些活動，積極地當當地華人服務。在返港後最感有意義的事之一是目睹及參與香港神經科學學會(HONG KONG SOCIETY OF NEUROSCIENCES)，香港是亞洲第三大地方(繼印度及日本後)設有同類學術性組織，且已成為世界組織成員之一，HKS 之迅速成立及發展對中國目前積極籌備成立同類組織有極大的刺激作用，同時 HKS 與其他在港之學術組織在促使香港從一個工商業及金融中心走向一個稍具學術氣息的社會及洗脫文化沙漠之名應有相當之貢獻。任博士

已是第二次擔任 HKS 的主席。對香港醫學學生及醫學課程，任博士以下的見解：現在的環境比較複雜，學生所須學習的也以往的多了很多，解剖學比較傳統，但因其餘科目課程的增加，從事解剖學教研工作者應對教學課重新審核，選擇一些較重要的事物來介紹以適應新一代醫科學生之需求，並使思考時間增加。由於環境，人種的不同，外國的教學制度未必可以全部接受，應針對當地的特質來教授，更應讓臨床的及臨牀前的教員一同檢討制度。無論講師或學生都會有困惑的時候，若有機會讓他們一起傾談，這樣會大大增進效率的。香港學生一般比較倚賴講師。而使用非母語教學，亦可能影響教學及學生吸收的效率以及減少學生發問的傾向。

最後，任博士贈予我們一座右銘：



日月遊於上  
 體貌表於下  
 包為終萬物造化  
 斯志士之大病也  
 任麟孫  
 引前人言與  
 同學共勉



## 誰在饑饉

假如你在五月九日向任何一個醫學生問：「誰在饑饉？」答案可能是：

「我。今天我堅決十五小時內不吃東西，以『親身體驗饑饉，幫助苦痛一羣』」。你遇到這類答案的機會是27/750。答案又可能是：

「我。參加饑饉 900 的師兄師弟到處找贊助人，結果我幾乎整個星期的午飯錢也捐了出來，將來必定有幾天要親身體驗饑饉。」或者是：

「我不知道。參加饑饉 900 的人不知去了那裏，他們有否進食我也不知道。」

饑饉 900 籌委會是醫學會為世界宣明會籌集捐款的小組。成立目的除了籌款外，更希望喚起我們這羣未來醫生關注一羣需要我們幫助的人。饑饉十五小時的目的便是希望我們能設身處地嘗試短時間的饑饉。

五月八日下午一時在李樹芬樓的最高演講室有一套名為「The Hungry Lives」的幻燈片。十五分鐘的幻燈片祇吸引了約十名觀眾。一連串的活動開始竟然是小貓三四隻，情況令人沮喪。

五月九日可算是整個籌款活動的高潮。

天橋大堂本來準備了三十二個愛心麵包出售。每個售價是三元五角。三十個麵包當然全部售出，一些人放下錢後也不計較取回一個麵包，又有一個人是打算捐二十元的，但他卻把那兩張十元紙幣摺得很整齊，當作十元放進錢箱，直至那錢箱開了之後才發現是兩張十元紙幣。二十元是當日最高的捐款，但他也沒有把這個善舉刻意宣揚，在這裏我向他表示敬意。

同日的一時至二時在學生大堂是個午間點唱。點唱的內容當然包括別出心裁的句語。其中一個點唱，祝節目的女MC有「傳統女性的溫柔，現代女性的豪放，成熟女性的風韻，年青女性的俏皮。」下次你若有機會碰到這位女MC，留意一下她吧。

饑饉九百分鐘由上午八時開始至晚上十一時，一共有二十七位同學參加(八六班九個，八七班四個，八八班十四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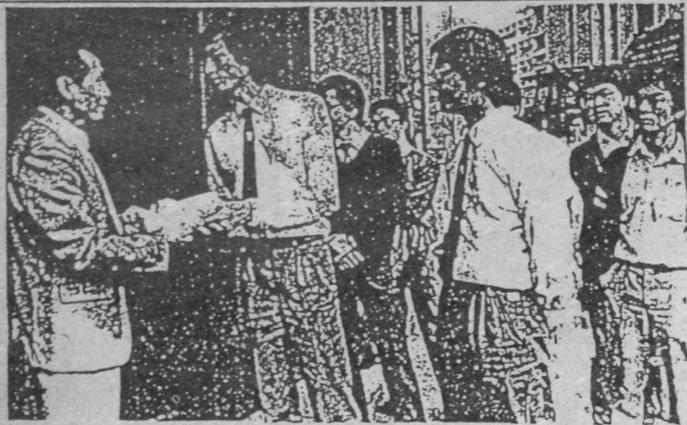
饑饉十五小時是否真正難受？大部

份說過了吃飯時間便沒有問題，一些說覺得 Lib 記特別冷，又一些說他們 Activate 了 Sympathetic System，所以不覺得饑。

五月十日一時是一個關於饑饉問題的講座，由宣明會的幹事主講。反應也是如第一天的冷淡。

捐款流水帳：  
 愛心麵包：\$ 325.4  
 午間點唱：\$ 125.0  
 贊助饑饉 900：\$ 12406.6  
 總數是：\$ 12884.00  
 即是說七百五十個醫學生每人為饑饉的人帶來價值 \$ 17.18 的溫暖。

以籌得的款項來衡量饑饉 900，結果是頗為滿意的。事實上饑饉 900 有沒有引起我們對處於饑饉的人多加注意？而你又有沒有對饑饉的人付出起碼的關心？在這個目的上，饑饉 900 是未能達到的。



港大學生會  
 必須在九份宣言  
 該宣言擁有七年強調  
 自港大生與港督府及新華社  
 自由·經濟前途宣言  
 獨立司法

# 前途宣言後記

衛兆輝

醫學會時事秘書

四月二日

接獲學生會外務副會長何緯越同學一封信，欲在四月四日召開單位會；信上內容大致說因那時前途問題形勢發展迅速，而考試時間又逐漸迫近，學生會到考試期間未必能夠作出充份反應；另一方面，全民投票之結果又可明顯地提供同學在前途問題上之意向，因此欲在那時替學生會訂下一些準則，以對未來可作之行動作參考。

四月四日

單位會上，很快便畧過了問卷結果之討論，而集中於討論學生會否在「四、五」月前後有所行動。當時何同學提出宣言乃一可行之途徑，而更遞上一份模擬本；如不斟酌該份草擬內容之細節的話，大致上為重申以往之立場（全民大會、港人民主自治港意見書等），重要之爭論點不多。當時單位之代表都覺得如出宣言的話，只是一個形式而已，實際並沒有替學生會增加什麼新的立場，反而是行動本身之意義比較大。當時由此形勢需要出發，再考慮程序問題，發覺全民投票或以評議會通過，在時間上皆可。

四月五日

在醫學會以海報形式將此事告知同學，並欲在可能之範圍內，用信袋形式，搜集意見，但在意料之中，同學對此反應冷淡，實際上，連自己對事件可掌握之資料亦極為不足，只得一份宣言之模擬本，而並不是可作出討論之草稿。

四月六日

接獲一份宣言之草擬及有關學生會中央對一些形勢之分析。召開緊急醫學幹事會會議討論此事，認為宣言既屬重申以往原則，所以內容上相信不會有多大爭論性，而通過形式以全民投票較為適合。

四月八日

評議會議程十七為討論宣言之問題，討論至晚上十一時許，剛完成議程十六，有評議員認為宣言事關重大，將要討論一段不短之時間，於是建議休會至翌日七時三十分才召開第二節會議。

四月九日

評議會第二節會議討論有關宣言事宜。是晚之討論可分五個先後次序進行：

①決定學生會是否適合在方案公佈前後有所行動。

②決定該項行動是在公佈前或後舉行（所謂公佈是沒有明確定義，大概指定四月賀維之行。）

傾向：贊成於四月十九日（賀維訪港之日）前作出行動

③決定行動之形式（宣言，聲明，聯署）

傾向：用宣言

④決定該宣言之內容：是項程序採用了何緯越同學新遞上評議會之草擬作討論大綱（與最先本人接到者畧有修改）。

⑤用何種形式通過。

傾向：全民投票

在是項之討論裏，曾提到應用作何方法嘗試將全民投票之最低限額人數（現時為百分之十，即五百廿人）提高，或應將大多數（\*）由百分之五十提至更高。

\*現時之全民投票乃以 Simple Majority 決定，即將全部有投票之人數，減去棄權票，如贊成之人數超過剩下人數的百分之五十，是項決定將會通過，否則不能。

四月十二日

醫學會印發單張

四月十三日

醫學會召開論壇，交代及討論宣言事宜，出席者約廿人。學苑出版號外，搜集一些會長及評議會主席等對一些宣言中內容及字之理解，並提出一些問題及同學之意見。

四月十六日

全民投票

結果：贊成：七百三十  
 反對：三百五十

四月十七日

學生會向新華社及港督府遞交該份宣言

中央及院會之工作：

首先，校內能夠做到宣傳、討論之時間不多，中央只能召開一次論壇，而相信部份院會內同學可做到的極其有限，可能討論只限於幹事或評議會之內。而醫學生只在十三日開了一個論壇。

同學之反應：

中央方面大字報林立，如果視大字之數量為同學反應之程度的話，實在反應不俗。但其實寫大字報的仍是平時比較關心學生會運作的一羣，一般同學對事件之認識不深，原因可能如下：

- (1) 中央方面試期迫近，同學可能覺得沒有「餘暇」去管這些事。
- (2) 事件太突然，沒有足夠時間及機會掌握。
- (3) 根本他們並不關心學生會之運作。

同學之意見：

部份同學之意見也許可從大字報中看出，裏面所提及之言論大致有以下幾項：

- (1) 贊成發宣言者多基於形勢考慮，分析原因和中央提出相類。
- (2) 反對者：
  - (a) 不贊成在匆促之時間，未經諮詢同學而發宣言。
  - (b) 校內氣氛不佳。
  - (c) 不贊成學生會發有關於政治立場之聲明、宣言等。
  - (d) 不贊成部分內容，如認為獨立的「司法體系」應改為「原有法律基本不變」等。
  - (e) 學生會根本未對宣言內一些字義如「高度自治」等作共同理解。

效率＝？

無論如何，要有「效率」便可能要犧牲一點諮詢之工作；由於大部分評議員都覺得是次投票之內容爭議性不大，內容以前可能已經說了很多遍了，諮詢不足問題不大，而行動本身才是整件事之重心所在。而且舉行全民投票決定權落到同學身上，同學應對事件有掌握才

會投票，因此亦要自負投下一票後之責任。但其實是次事件之急促亦帶來了不少問題：

(1) 在評議會徹夜之討論中，發覺大家對一些字眼或表達之方式有着不同之意見，如果大家視宣言為一非常莊重、嚴肅、不容有誤的表達意見方式，字眼之斟酌有必要推下到同學之層面，而非由評議員們經一番討論後作出修改。

(2) 由於種種本應可因為時間足夠而避免之因素（例如不知道贊成或時間這樣急促、不贊成內容中某些字眼，或不贊成是以宣言為行動之方式），是次投票同學之人數僅佔全學生會人數之二成（一一六〇人），而在一一六〇人表贊成佔七成，反對佔三成，以這樣之比數過一份宣言，外界所能感到此份宣言之「份量」實在不高。

不知是否報導新聞之記者有心或無意，四月十八日之報紙有這樣之報導：「香港大學學生會昨天經「全民」投票後通過「香港前途宣言」……」——財經日報

「香港大學學生會前日就這份宣言舉行全民投票，結果一千餘人投票，其中七百三十人贊成，三百五十人反對，投票人數佔全部學生人數五分之一，使這份宣言「合法」（\*）通過——明報」\*留意此乃加了引號的。

如此一個投票結果將會永留學生會之歷史，或許這個污點能夠作為日後工作的警惕吧！

(3) 前途問卷結果剛出，官方理解還未作出之際，出現宣言事件，令到問卷之理解就擱下來，本來問卷調查之原意乃同學認為幹事未能正確估計同學之意願，而作此調查以作學生會日後工作之指引。但「指引」出現便有宣言事件衝出。緊隨着的日子內，學生會應盡快將問卷作出官方理解，因此乃問卷調查之最終目的也。

傳統以來，學生會在外務工作上多以事件之需要、急切性出發，是故有時會畧了一些其實不可或缺之工作，例如諮詢，討論和宣傳等，也許這是學生組織的特色，也許這是不能突破的傳統，但也许這也是我們再思索及釐定日後之工作的時候了。

# 師生午間音樂會

今年電影籌款委員會的第一炮也算不同凡響，來個師生午間音樂會，身為啓思記者，當然要去趁趁熱鬧。

四月十八日一時正到達 Student Lounge，發覺四十多張椅子已坐滿了人，有些空着的椅子卻放上了一些外套、銀包之類的東西；也許考試期近，同學習慣了到圖書館霸位，現在連音樂會也要霸位；看來這次師生音樂會的吸引力真不少。

一時十分，Student Lounge 擠着一百三十人以上，除了同學外，還有七、八位 Lecturers 在座，平日過份擴張的冷氣今回也被這百多人嚇得收斂起來，一時間人人都要脫下外套。

一時十五分正式開始，首先司儀出場，介紹是次音樂會的目的。原來今年的電影籌款委員會不想像以往一樣，給人一個過份市儈的「搵錢形象」，希望藉着整個籌款過程中，能夠順帶加強大家對醫學會的歸屬感和增進師生間的友誼，所以便舉辦了這次的音樂會。

第一位出場的便是解剖學系的 Dr. Jen，他以國語為我們清唱了兩首歌；第一首「滿江紅」，唱來雄壯非常，很為大家受落，第二首「鋤頭歌」，得意活潑，又是另一種味道。表演完畢，熱烈的掌聲頓起，跟着黃雲川博士 (Dr.

Y. D. Wong) 用國語大聲問：「他唱得好不好？」大家異口同聲的以國語回應：「好！」幾位同學更大叫 Encore，可惜時間有限，還有其他精采節目等着出場，Dr. Jen 未能多唱一首。

跟着表演的是何百昌同學的口琴結他合奏，他吹得甚為動聽，有幾段樂曲更吹得好像是小提琴的聲音，可能在座同學已曾多次聽過他的表演，一時間也看不出有甚麼特別反應，倒是坐在第一行的 Prof. J. C. Hwang 聽得很是陶醉，閉上了眼睛，跟着拍子不斷地點頭。

當司儀正介紹即出場的 Prof. J. C. Hwang 時，站在我身旁的便是負責今次音樂會的區德成同學，他是今年電影籌款委員會的宣傳秘書。我便問他 Prof. Hwang 要表演甚麼，他回答說：「我找 Prof. Hwang 時，他只面帶神秘笑容地對我說：『我到時會跟大家玩玩，Give you a surprise。』因此我也不知他要表演甚麼。」果然真的很 Surprising，沒到場的同学真的很難想像 Prof. Hwang 帶着 Walkman 唱出「小販之歌」的樣子；當時同學的反應甚為熱烈，掌聲與笑聲不斷發出，也可算是一個高潮。

Medic Quadriceps 四位是八八班的男同學組成，是 Intra-class Singing Competition 的冠軍，可能由

於準備不足，表現未如比賽時般突出。

最後便是 Tutor-tutee 的二人組，由八八班的鄭國威同學主唱一曲「我是中國人」，Dr. M. Yang 替他鋼琴伴奏。一節過後，全體同學一起合唱一次，結束了今次音樂會。

會後，我連忙抓緊鄭國威和負責人區德成同學，問問他們接觸 Lecturers 的經歷。

鄭國威用手拍了自己的頭一下說：「還是自己餓嘴累事，吃了區德成的一杯雪糕，便答應了出來表演，先前還以為 Student Lounge 地方小小，最多只有四、五十位觀眾，誰知竟有百多人，還有數位 Lecturers 在座，當時自己緊張得心跳最少有每分鐘一百二十次，而且面部發滾的。」我仔細看看，面頰仍有點紅。

我問：「和 Dr. M. Yang 合作可有甚麼有趣經過？」

「別人可能覺得有趣，」他說：「但自己卻尷尬非常。原先我是想唱日本版本的赤的疑惑，但和 Dr. M. Yang 揀歌時，她竟打開一本中國藝術歌曲選，問我唱那一首；我當時只好搖着頭說不懂，最後，我們便決定唱『我是中國人』。」

我轉一轉身，問區德成是怎樣想舉辦師生音樂會的，因為自己在醫學院也

差不多有兩年了，好像未曾聽過有類似的東西。

區德成說：「其實這個構思並非自己想出來的，而是自己中學時常有的節目；入了醫學院也有大半年，總覺得講師和學生的關係不如自己和中學老師般密切，自己想這可能是由於這兒缺少了這一類活動。」

我繼續問他找 Lecturers 表演時有沒有困難。他說：「困難當然有的，李樹芬樓雖不大，但我和另外兩位同學跑上跑落不知多少遍，續一向我們認識的 Lecturers 造訪。幸好他們都很友善，例如 Dr. Y. C. Wong 雖然不表演，但卻『舉報』了幾位有音樂潛質的 Lecturers；Dr. Liu 則一邊拒絕我們，一邊我們吃糖。」他頓了頓，望一望鄭國威，然後繼續說：「用雪糕請人唱歌一招也是從 Dr. Liu 那裏偷師。」

今次的午間音樂會無疑辦得頗為成功，這類型的節目不應只限於 Gala Premiere 醫學會也應每年舉辦類似節目，給老師和同學一個交流和娛樂的好機會

最後，謹祝 Gala Premiere '84 比以往更成功！

沙沙

**GALA PREMIERE '84**  
醫學會電影首映籌款晚會

**BREAKER MORANT**

戰爭是殘酷的、無情的。當戰爭開始時，男兒不惜放棄家庭，甚至為國捐軀也在所不惜。可是，如果要犧牲性命，來促成戰爭的早日結束，這又如何呢？

BREAKER MORANT——Gala Premiere '84 所選映的電影，正是一套

探討這個問題的電影。片中三個軍人，雖然參軍時抱有不同的目的；但他們都有同一命運，接受軍事法庭的裁判。從裁判一幕戲中，導演巧妙地反映出戰爭的殘酷、政治的黑暗、人性的醜惡等。難怪這套影片奪得十項澳洲電影金像獎。



七月二十二日  
晚上

大專會堂

誠徵

大量生熟手工作人員協助推銷門券  
聯絡港九所有醫生，薄酬。

## GALA PREMIERE '84

### 有獎問答遊戲

#### 一、GALA PREMIERE '84 的意義何在？

- ① \_\_\_\_\_
- ② \_\_\_\_\_
- ③ \_\_\_\_\_
- ④ \_\_\_\_\_

#### 二、GALA PREMIERE 的 PREMIERE 一字作何解？

\_\_\_\_\_

#### 三、GALA PREMIERE '84 選映那套電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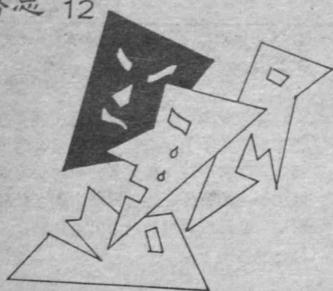
\_\_\_\_\_

姓名：\_\_\_\_\_

班級：\_\_\_\_\_

獎品：頭獎二名，獎品共值 \$1000  
安慰獎二十名，獎品共值 \$300  
參加辦法：填妥答案，放入 Med. So. 房的  
啓思信袋 (連同回郵地址)。  
六月三十日截止。

\* 注意：為公平起見，GALA PREMIERE '84 O.C.  
及其家屬不得參加。



綜

藝

# Beware

Men, be on the alert for  
the stupid games you play  
the noisy machines you construct  
the evil notions you conjure  
twisting in a mess  
yet bringing you nowhere  
attempting to fulfill everything  
yet it is nothing  
Only Illusions!

Mock at the silly games of men  
but do not weep  
quilt them instead.  
Ask how to dash  
for shelter  
away from the devil of machines and men.



Stride over every failure and anxiety  
scaling all past shortcomings  
struggling against anger and fear  
battling with greed and lust  
discarding all arrogance and ego  
braving death at all times.....  
Only hence will you capture victory  
Only then will you enjoy true happiness  
Only thence will you feel complete  
content.....

But beware!  
Never should you remain beyond  
out of reach  
out of touch.  
Never should you pride yourself upon  
your detachment and victory  
your sense of personal achievement.  
Or else you lose balance  
from dizzy heights of ecstasy.  
Yes, Pride goes before a Fall!

Laugh at the madness  
of the merry-go-round world  
yet pity those players  
obliged to participate  
in their sorrow and emptiness.

Guide these poor guys  
out of illusion  
out of the life of immorality  
out of innumerable unforeseeable traps.  
Lead them to Truth!

Sure enough  
We should support one another  
Without you, there cannot be I  
Without I, there cannot be you  
Each exists because of the other  
Only thence can our Domicile be drawn  
near Perfection!

# 天使與魔鬼

餅

擁有寫一篇牙痛文章的衝動已很久了，然始終為時間所限而遲遲沒有付諸實行，在此謹對所有課本表示遺憾。

× × ×  
鈴鈴……

睜開睡眠，看看鬧鐘，已經五時了；原來不知不覺間在桌上已伏了有三個鐘多。

撐起身子，到廁所洗洗臉，好讓自己清醒一下……

× × ×

廚房傳來陣陣的香味——出前一丁；我想嘔……厭了，甚麼都厭了；公仔麵、圖書館、沙宣道、瑪麗醫院；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這些日子真不好過。現在已經不是好受，此後兩年真不知會捱成怎樣了！真不敢想像自己在這幾年中所受的壓力有多大，整天過着的是機械式的生活，機械式的讀書方法——Collapse!!

醫科的生活就是這樣悶的了，看其他讀 Social、Pure 等人，優悠之極，真教人羨慕不已；得閒可以拍拖、打波，更無聊者還可以搞學生會，又可以正職補習，兼職讀書；簡直是人間天堂；只愁三年光陰轉瞬即逝，其他一概可以拋諸腦後；和我們相比，他們又怎會想像得到我們的苦處呢？

算了，當初選醫的時候，除了本着些少濟世為懷、服務大眾的心腸外，還有考慮到醫生是一個專業人員；讀完這五年後，我們便是擁有專業知識的一輩了，地位、專業學識之高，又豈能和他流比擬呢？醫是優異生之極品；「揀 Social，梗係成績唔掂啲（相對而言）！」但這五年（可能多於五年）辛苦耕耘的代價，又豈是那得來的專業技能——醫術，所能補償的呢？我開始懷疑……

「傻瓜，唔通你讀了兩年多 Medic，就真係變到蠢得咁交關？五年之嘛，你點止擁有專業技術咁簡單呀，鋪在你面前的是一條金碧輝煌的大道；名譽、財富垂手可得，差在你會否爭取，如果伸心機的話必有成功的一天的！」我腦中浮現出一個美麗的天使模樣；像看卡通似的，那天使除了有一對翼外，其他身型樣貌竟和我一模一樣，這個必是導我走向正路的天使吧！

「你將來做了醫生後，就算耽在政府醫院工作，收入富算可觀。當然，有我在你身旁，你便係唔會做這樣蝕底的事啦，便係出去掛牌正啦！任你收幾多錢都得，財源滾滾來！」他補充說。

突然，另一個聲音說：「你不要信他，做醫生如果以搵錢為己任，已失去作為一個醫者的意義；你不能詐作不見向你求診的病人，正希望你能減輕他們之痛苦；在他們呻吟之呼聲中，你雖施以援手，但卻趁此機會在他們袋中搜刮！你忍心嗎？」這位新來者其貌不揚，不修邊幅，披頭散髮；正是傳說中之魔鬼無疑，不禁懼之三分。

「你無理由信這魔鬼的，在任何商品經濟之社會裏，所有交易都會有一隻無形的手，（The Invisible Hand）所控制，所有交易物品的價錢都應由供求（Demand and Supply）決定，這是非常公道的；當需求大於供應時，

價錢自然提高；由買賣雙方經供求關係來訂出交易之價錢，最合理不過。觀之現在，醫生不足，醫療制度不善，使市民可享受到之服務不足，惟有剩下找尋私家醫生一路；而當私家醫生之供應不能滿足要求時，價錢自然提高，沒有誰能說這有什麼不妥，這是市場運作之規律。

「况且，醫科五年之生活辛苦，在這五年所下之功夫，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之投資；從常理說，投資越大，所應得之報酬亦應更大；過了這幾年辛苦難捱之生活，很應該有些補償，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善有善報」，下了這麼多苦功，取回一些應得之報酬，不算過分。對任何人來說，都平等之至！」

對！說得很對！雖然我不很清楚什麼經濟理論，但很明顯這些說話都很有道理；况且，「既來之，則安之」，當初揀了醫，現在就應該自己負起責任，况且將來擺在我面前還不是一片美好的前程嗎？

「誰是魔鬼呢？雖然我不清楚什麼經濟理論，但很明顯這些說話都很有道理；况且，「既來之，則安之」，當初揀了醫，現在就應該自己負起責任，况且將來擺在我面前還不是一片美好的前程嗎？」

「誰是魔鬼呢？雖然我不清楚什麼經濟理論，但很明顯這些說話都很有道理；况且，「既來之，則安之」，當初揀了醫，現在就應該自己負起責任，况且將來擺在我面前還不是一片美好的前程嗎？」

「誰是魔鬼呢？雖然我不清楚什麼經濟理論，但很明顯這些說話都很有道理；况且，「既來之，則安之」，當初揀了醫，現在就應該自己負起責任，况且將來擺在我面前還不是一片美好的前程嗎？」

「算了！算了！毛澤東提出的『為人民服務』終歸是要失敗的，人們都是自私的——未來的大醫生，你是否也是屬於這羣呢？也許你從來沒有想過做一個醫生要效法毛澤東所謂的『為人民服務』，但你是否也願意像大資本家般經營自己呢？」

「住口！你這個魔鬼幾新鮮，說話竟帶有些左派之口味，什麼『剝削』，『資本家』，還提出毛澤東之思想，大醫生，不可救藥了！他講什麼你都不理會，左派之士沒有一個是好的，左派之思想不要沾染！」

幸好天使提醒了我，不然受了魔鬼說話影响一久，便會沾上了這些惡毒的、非常危險的思想！

舒氣一吹，魔鬼便被吹走了，畢竟本人還有點正氣。

好了，現在安心了，耳邊再沒有吵架了；我還是安心和天使合作，創造一個美好之明天罷。

× × ×

收拾桌上的書本，發覺左書未清，還有一本說唯物辯證的，打開一頁，發覺「唯物……存在決定意識……」。我忽然發覺週圍被黑暗籠罩着，我看不見自己，找不到自己，什麼也看不見，找不着……我像被一股力量壓了下去……噢！救我！

In the Summer 1981, I started my first 'romantic' trip with my ex-boyfriend. We visited most of the big cities along the coast in China, HengChow, Shanghai, Nanking, etc which presented to me the nicest parts of my motherland. I remembered how sore my feet were after each day's running around in the capital, Peking. I was so absorbed in everything. We were very lucky. We made a lot of friends. At that time, travelling in China by individuals has just started, we were very welcomed everywhere and people were very original. I still treasured how we had been invited to be guests of some families in Peking and HengChow. One night, we tried taking the MTR in Peking but we missed the last train which went back to the City Centre. We were left quite helpless in a remote outskirt town called Apple Garden (蘋果園) 200 km from Peking. It was getting very cold at night. We walked around, trying to find a local guest house. You can imagine how it is like walking in the cold air, without any street lamps and with very few pedestrians around to show you the way. We doubted whether there was any guest house but after ½ hour's shivering in the cold, we saw 2 lanterns hanging in the doorway of a small guest house. We showed ourselves at the counter and explained our problem. We got a lot of sympathy and were allowed to stay there for the night. I was happy that I got the chance to stay in a local guest house which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hotels which are for tourists. The house-keeper was kind to us, and did everything to help us. She woke me up early next morning so that we could take the first train back to the City.

Anyway, this first real trip of mine has encouraged me to make many more trips in the time to come. May be I am a very lucky person. People I met on my trips are very friendly and helpful. The sort of relationship among people travelling is much closer and more comfortable than that of routine daily life.

Since then, I made 2 more trips to China. I spent a white X'mas in the NE provinces of China in 1982. Everybody I met were very curious that I were travelling by myself then. Try it and you'll know how nice it is if you think you have a happy character like me and want to get rid of your boyfriend for a while. Of course, I made a lot of friends again. Being a single girl, I was granted quite a lot of privileges. I usually paid only ¥5 - 10 for a big room for 4 persons because there weren't many visitors but they only had big rooms like those. One time I was in a small town whose chief industry was lumbering. That was a famous

resort area for skiing too. I was in the company of 3 other boys from H.K.. After skiing in one morning, I wandered around on the streets around my hotel during the free time. I came across a hospital. As a medical student, I had the interest to explore it. When I came to the ECG Room, I met 2 doctors. They asked me what I wanted. I told them that I was a medical student from H.K. and would like to see the hospital. They were very glad and showed me around. One of them invited me home to have to see the hospital. They were very glad and showed me around. One of them invited me home to have dinner. I gladly received the invitation but not until late that night when I came back to the hotel did I realize that the security people to town had sent out a number of people & a jeep to search for me, thinking that I had got lost because I had not turned up for dinner at the hotel. When I walked into the hotel, I was scared by the worried faces of those security people. I could not describe the situation which was so funny but at the same time serious. I prayed that the security police wouldn't cause the doctor's family any problem. I don't know. During this trip, I also visited Peking again by

## A Medic Girl

M.Y.

myself. Being alone, there was always some sorts of danger. I didn't expect that much in China. But to my surprise, I found that people have the same nature all over the world. There are always some very nice people and some bad guys. I was taking a stroll after dinner one night in a lovely park in Peking. A young man came towards me and asked whether he could join me. I said I didn't mind. At first, he talked in a very friendly manner like anybody else. When we came to a stop and sat down for a rest, he suddenly tried to kiss my face. After much training from my travelling, I had learnt to react fast. To deal with such kind of man is not difficult. Just don't be afraid. He can never get what he wants, not with me.

I really do not expect that sort of experience in China. But it did happen, not just one time. What do you think, a Communist country, China?

Perhaps, the most enjoyable trip is the one to Europe. I spent altogether 3 months during summer in 1982. There are too many interesting things that a single female traveller will likely meet. I was sitting in my hotel lobby one night after the whole day's program. A medical student

from Syria whom I met in the morning during breakfast came and talked with me. He is a mixed French & Moroccan. He would be in the final year after that summer. I enjoyed talking with him very much. After a while, he suggested me to go to his room. I sensed the trouble coming gam. So I tried to explain to him my moral standard. "I won't go to bed at all with any men," I told him. He was very surprised to hear that. He did not believe in what I said. He told me he had got no problem going to bed with any girls from different culture during his travel. He said that I was too strange. So he met his first failure at least. I don't want to give you an idea that it is dangerous travelling alone in a foreign land. I think I met mostly nice people but only a few nasty ones. One just needs a little wit to deal with some difficult situation. Europe is a very sweet natural place comparing to U.S.A. People are usually simple and they do keep a lot of traditions.

I visited U.S.A. and Canada last summer, 1983 for 2 months. I first spent 2 weeks in a small town in the NW of U.S.A. at friend's farm. You will be surprised to meet Americans from a small town. They are so simple and warm-hearted. I felt so welcomed there. There are mountains and rivers, cowboys and Rodeo, people whom you don't know greeting you on the streets. Then I left for California. A woman on the bus who had just visited her daughter in a small town nearby my friend's said to me 'People here (In the small town) are at least 50 years behind those big cities like L.A. where I am now staying.' The word 'behind' does not mean backward. Rather, people are more natural, open, friendly. If I compare them to people in H.K., we are all very cunning people with extremely sophisticated minds.

Life in big cities in U.S.A.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at in small towns. I doubt whether I would let my future daughter to travel by herself in big cities in U.S.A. I encountered men in many instances who tried to soothe me into staying in U.S.A. and that they could marry me or be my boyfriend and find me a good job. You know what that may imply. Nevertheless, I did have a lot of nice encounters everywhere I went.

In conclusion, I find that there are many more nice people in this world than bad ones. With a little bit of wit, there is no problem going around the world. But, the blessings of my dear god must be mentioned here.

Best wishes to you, Medic girlfriends! Forget about the aged-old theory of 'Gold, Silver, Copper, Iron, Zinc'. Relax yourself and have a happy 'romantic' trip this summer!

## 孤

## 聲

月桂

醫院大門的陳繞呼作響，是一種僵硬的聲音，地上一塵不染，卻散得裂開似的。

面對着大門的升降機有兩部是敞開的。是謝絕探病的時候，空氣中的每一個份子都充滿了消毒藥水的氣味，右邊出現一條走廊，似乎有太多的光管，潔白了這個辦理死亡證的部門。

把升降機內的八字按了，九樓的果算是真真候料，長廊中只有一兩個白衣天使在出沒，她們還未注意到那守候在他軀殼旁邊的靈魂。除了自己以外，可以聽到房內其餘病床上的人都已入睡。

冬夜的星兒特別明亮，在布區也看得清晰，夜幕垂得太低了，它代表了一天的結束，也代表了他一生的結束。然而，沒有兒孫在旁道別，這點他早已想到了。記得老妻去世之時，自己呆呆的站在她身旁，算是送了「上路」，一無顧慮的。但此夜冰冷，黃泉下的容店不知是否擠滿了。隔床的李先生前日剛剛「出發」，如果軀殼早辦妥「證」手續，便可以趕上他，路上就有個伴兒。

室內是暖烘烘的，但心早已冰冷，他躺在那裡，它守候在旁，監視着在白布下的自己。

上星期和老朋友下棋，輸了一局，現在再沒法雪耻了。這月買回來的雜誌還未看過，大多是提及這個社會的前途問題，他兒子的一家在一車前已移民到美國去了，把自己安置在安老院內，存了一筆錢在戶口，兒子告訴他要好好地安享晚年，不宜東奔西走了。

這一車來，幾乎每個下午都跑來一隻小狗兒，在宿舍門前使勁地搖着尾巴，懇求他給予一些可吃的東西，漸漸地彼此都存有一份深深的感情。他早已看牠為自己的第二個孩子了。幾日前，因院方連日吃素，那裡找骨頭給「孩子」啃呢？「孩子」對自己那麼好，不能讓牠活着餓的。他特地穿過地鐵站，注對面屋邨的小食店買了隻雞腿，看着一群學生蹦蹦跳跳，才發覺自己的行動步伐又慢了許多。

他捧着熱騰騰的雞腿回去，院友都笑他，但他明白這些嘲笑都是善意的，年老時候多聽一點兒笑聲已經很滿足了。如昔的坐着大門的門框上，等着

小狗帶來的歡樂。後面來了一位大媽，告訴他小狗給貨車輾死了，他彷彿沒有聽見，凝望着平日小狗走來的那個方向，直到黃昏，雞腿冷了，他也着了涼，舊病復發起來。

躺在醫院的幾天，腦中盡是想着孩子、媳婦和兩個孫兒，他認為孩子是孝順的；媳婦是賢淑的；孫兒是聰明伶俐的，當日是自己住處的問題，累得兒子和媳婦吵架起來，險些兒嚇壞了孫兒，故這安老院是自己的意思，這車來一直惦念着他們，只怕……，這惦念竟成了永遠。

醫院把他的死訊通知安老院，院方也知會了他的兒子，所得的答覆是三個字：「知道了。」安老院照例給他做了一棺安息彌撒，之後便進行火葬，火煙的飄揚處出現了一份倦意，這是他唯一可以遺留下來的。

一位護士小姐把他的資料存放妥當後，便趕上二樓，處理一些出生證明文件。長廊正傳來幾聲嬰兒的哭叫。



眾嘩集



# 那又怎樣？（死亡、遊戲）

? ? ? ? 寶

轉瞬間，急症室回復平時的熱鬧。

× × × × ×

救護人員趕忙的把傷重垂危的婦人推入急症室，對了！一號病室正是用來處理嚴重病況的地方。不好了，情況越來越差，心跳呼吸曾一度停頓，救護人員不慌不忙地使用慣常技術，為婦人進行人工呼吸，心外壓……

急症室內各人均放下原定工作，搶注一號病室，好不緊張。霎時間，此刻急症室內的景象，倒顯出平常的「熱鬧」也只不過是一向的「休閒」，只不過交響樂中的小插曲。人工呼吸、心外壓、似乎是必需的步驟了，也許會茫然白費心機，但總算是盡點人事。插氣管喉，小亭以其半熟練的工夫，好不容易的辦妥了。老何呢？可說是見怪不怪吧，施施然的使出其絕世功夫，單手心外壓一招，響有規律的，相信是內力深厚的緣故，面上不時露出一向的淺笑，額角不流半滴汗水。不一會兒，老何唇邊露出低沉而帶有上海語氣的聲音：「心電圖仍是一條直線……大家可以休息一會吧！」

× × × × ×

ICA 內躺著的都是病情頗為嚴重的病人，在他們的身旁，鹽水瓶、天線地線、人工呼吸機，俯拾皆是，他們都是需要特別護理的。

昨天晚上，剛進來一個患有肝癌的病人，由於突然內部肝癌出血，病情需要進行緊急的手術以便把肝動脈細著，

作為止血功用。可是誰都知道這手術十分危險，然而不行這險着又是不敢，否則病者也只有等着失血過多而死。今天早上，手術後病者情況突然轉壞，進入休克狀態，跟着發生的事情可想而知，情景如錄影帶般如常出現，一輸人工呼吸，心外壓也保不住性命，不出所料乎？主診醫生說：「好了，你們醫學生在這裡真巧，來上一堂特別課吧！把這人作練習模型，張，你來作心外壓，記着有力，有規律；陳，你為這人注射心內激素……吧！好了，明白沒有？你們記住要做足五分鐘，以免使家人有所不滿……」。

「你們是十號病床的家人嗎？病者是由於肝癌情況惡化，經過我們一番的搶救無效，不幸去世了。」

× × × × ×

回想起小時候的我，寫字、讀書的時候，我總愛注窗外遠眺，一草一木，飛鳥歸林，好不自在。更甚的是，當我看見小螞蟻一隻跟一隻在窗框走過，心裡總不其然湧出一陣快意，好些時留心牠們的一舉一動，不知牠們究竟要用多少功夫，不管牠們為了甚麼忙碌，我只覺得這個世界是在轉動着……

四年前的事了，某講師在面試時間我：「你對『醫學』有什麼看法？生命又是什麼？」當時的我模模糊糊地答：「我認為『醫學』是一門科學，很理性，但它亦擁有感性的一面，有藝術條件，

……生命對我來說，很是珍貴，一個人活着，實乎擁有生命，否則那和活死人有什麼分別？……這世界是充滿生命，一草一木……所以我欣賞這世界，我欣賞生命……」多麼輝煌的模擬的答案啊！但這是出自內心的。

今日的我又怎樣？明顯的是我變了，對事物的價值觀變了，對生命的看法變了。

塵歸塵，土歸土，來的時候赤裸裸，去的時候也沒帶走甚麼。

這是不是專業化底下的產品，對一切討厭的感到麻木，病人的痛苦，我們是理解的，但那又怎樣？就算我們是名大國手，我們又可以做到什麼，可以藥到回春嗎？死路一條！「仙丹」、「靈藥」、「大手術」一切一切都會增加病人的痛苦，絕症始終還是絕症，生死祇差分秒……那又怎樣？

「在我們跟前的，是病人，不是一具具患病的身軀……」好堂皇的理想，實際又怎樣的一回事，理想又只待空閒時才去實踐吧！病人的生與死，干我底事，我們關心的是我們敢否把疾病治愈了。

復記：  
五年醫學生涯，對我對你相信改變了不少。成熟了，價值觀改了……百感交集，思潮起伏，把雜亂的思想寫成文章，不容易呀！可能是指節生硬了。不過無論文章怎樣，你明白多少，我不會計較，那又怎樣？

# Zantac



evolutionary advance  
in the treatment of peptic ulcer and  
other acid-aggravated disorders

Zantac is the new histamine H<sub>2</sub>-antagonist from Glaxo, developed to add important benefits to the treatment of acid peptic disease.

### Highly effective

Zantac's molecular structure confers important advantages in terms of specificity and duration of action.

Primarily however, Zantac promotes rapid, effective ulcer healing with sustained pain relief, both day and night.

### Simple dosage regimens

Zantac was specially developed for B.D. dosage. The recommended treatment course for duodenal ulcer and benign gastric ulcer, is one 150 mg tablet twice daily for four weeks.

For extended maintenance therapy, the dosage is just one tablet taken nightly.

In the management of reflux oesophagitis, one tablet twice daily, for up to eight weeks, is recommended.

### Highly specific a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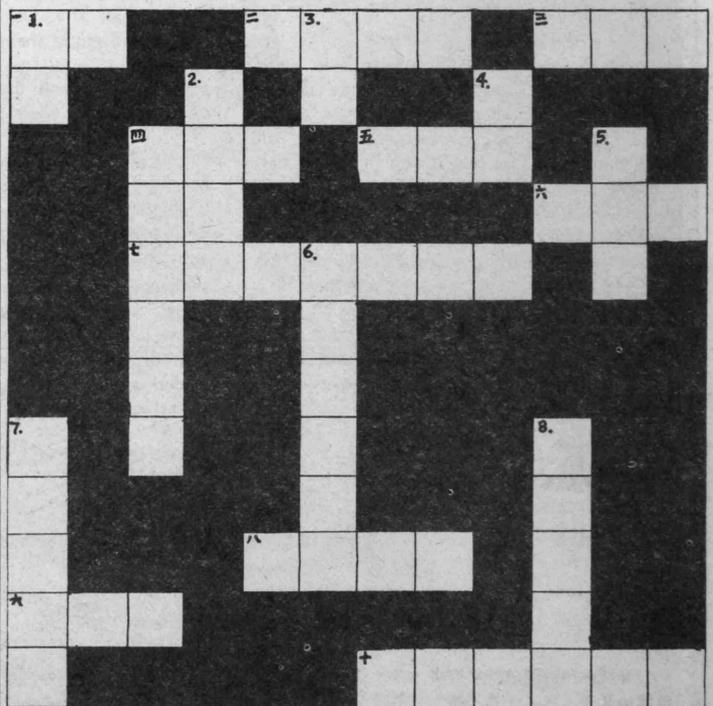
Due to its innovative molecular structure, Zantac does not cause problems with endocrine or gonadal function, or adverse effects o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even in elderly patients.

Similarly, as Zantac does not interfere with liver enzyme function, there are no unwanted effects on the metabolism of drugs such as diazepam and warfarin which may be prescribed concomitantly.

Zantac Injection ampoules are also available, containing 50 mg ranitidine in 5 ml for intravenous injection or infusion, for use in acute cases where oral therapy is inappropriate.

Glaxo

Zantac  
RANITIDINE



- 直：1. 醫學會在四年前曾在中國一個大城市舉行健康。  
2. 在七五年健康題目（與性有關）  
3. 醫學會的報紙。  
4. 今年的健康除了在中區大會堂舉行外，還會在那裏舉行。  
5. 醫學院現任院長。  
6. 一種呼吸系統的職業病，與石礦場的工作環境有關。  
7. 統籌香港醫療服務的機關。  
8. 去年健康展在尖沙咀一處地方舉行。

- 橫：一、 Superior Colliculus。  
二、 西醫學院的其中一位始創人。  
三、 現任醫學會的會長 (president)。  
四、 七四年的健康題目。  
五、 生之誕重展的地方。  
六、 香港的花市。  
七、 今年的健康題目。  
八、 七九年的健康題目。  
九、 八二年的健康題目。  
十、 今年健康展籌委會在四月曾推出一套與心臟健康有關的電影。

# 願那靈火再次復興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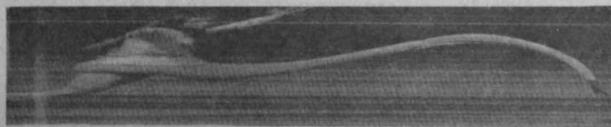
強

昨天剛考完精神科的考試：長題目及多項選擇題分上、下午兩個時間，合共五個鐘頭！有點吃不消。或許這就是醫科生涯吧！回想前陣子預備這個考試時，心裏總是誠惶誠恐，週末不敢回家，珍惜每一分鐘的讀書時間，吃飯吃得快了，睡眠睡得少了，就連跟同學多談兩句也覺得浪費時間！一方面不滿意自己現在的生活，但又不知怎樣跳出這個框框！

回想過去一年，自己變了，而且變得很多，從剛返港時那份感時憂國、熱心傳福音的激情，變成現在的事事漠不關心，一切都感到索然無味，好像燒得通紅的一塊鐵進冰窖，慢慢冷卻，直至零點以下……。以前見到有些同學只顧埋首課本，不問世事，也不懂得待人接物，曾經在心底裏覺得他們可憐，甚至覺得他們膚淺，但現在我又何嘗不是這樣？



一向以來都認為學科的成就並不代表了什麼，人之所以為人，就是因為我們有情感，我們的偉大不在於科技上的進步。曾經聽人說過：「世上若沒有愛因斯坦，遲些時總會有一個人發現相對論，但若沒有莎士比亞，就不會再有另一個了。」我想：人類可貴之處就是我們有血、有肉、有情感的。我們懂得欣賞大自然的美麗，我們可以感受別人的心情，我們對自己的社會有理想、有負擔……或許這就是所謂追求「真、善、美」吧！記得唸初中時，自己對中國文學、中國歷史比較喜歡，上美術堂更是有着濃厚的興趣，還記得有整整一年的日子，自己每天放學後，總花上個多鐘頭的時間練習書法……不過這一切都要成為過去了。現代人是現實的，打從高中會考到今日唸醫科四年級這好幾年裏，總是忙着、忙着……，不知為了什麼，只是跟着前人走過的路，內心裏一方面感到有着今日的機遇是十分幸運，但另一方面又感到一個一個的考試，整天坐在圖書館的生活更是刻板乏味。



昨天晚上吃過晚飯後，找中學一個舊同學出來看「駱駝祥子」。老舍是自己欣賞的一位作家，可惜在文革時被人批鬥，自殺死了！自古文人與政客就是水火不容的：從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到五十年代初期的百花齊放，及至前幾年柬埔寨的赤化，讀書人都不斷成為攻擊的對象，也許母親當年吩咐我唸醫科是對的。那位同學上年剛從理工學院美術設計畢業出來，在一間工廠裏工作。還記得唸中學時，我們和另外兩位同學都熱愛美術，學校有什麼開放日、校刊出版之類，都少不了我們的份兒，現在他們有人入了港大建築系，有人師範學院畢業後，在中學裏教授美術，昨天那個同學就在工廠裏設計商品的款式及包裝……而我，卻忙於應付一個又一個的測驗、考試。不過這畢竟是自己所選擇的。

專業的訓練改變了自己許多。從一年級的解剖屍體到最近剛剛唸完的婦科和精神科，都一次又一次的改變了自己：不再像以前那麼執着了。當你唸婦科那幾個禮拜裏，見到這許多許多「病人」都是入院墮胎時，久而久之你就會變得麻木了：未婚或十三、四歲未成年、家庭已有足夠子女而經濟有問題……任何一個「原因」都提供了足夠理由「做手術」。嬰兒本身是沒有任何權力決定自己的命運。

寫到這裏，令我想到最近入青山醫院上精神科的一點見聞。

我們五年的醫學課程裏，只有十個禮拜上精神科，前九個星期每週有三天唸婦科，兩天半唸精神科，而最後一個禮拜就入青山多接觸精神病人。青山醫院有二千二百病人，但只有廿五個醫生，而其中卻只有五位是精神科醫生，他們的工作量可想而知！以前曾經不滿於大部份的醫科畢業生競爭內科、外科最吃香的專科訓練，而精神科則一直被冷落，無人問津。自己亦曾經立志以後在精神科發展，一來有感於社會需要，二來自己一向比較喜歡人文科學，對技術上的操作沒有多大興趣，心想精神科工作觸及病人的內心深處，或許更適合自己。但現在卻有所保留了。目下香港的精神科服務極為短缺，工作量奇重，所謂有心無力，空有一番熱忱，而時勢又不容許你大展拳腳時，就不免令人沮喪。香港不是沒有一流醫療服務的專業人材，奈何人手缺乏、經費的不足，知道怎樣會對病人最好的，也只能寄望將來，不能立即付諸實行。其實這個現象，在香港這塊殖民地隨處可見，也不局限於精神病人的治療，甚至整個醫療服務，各個政府部門的工作，問題實在太複雜了。



在青山醫院遇到一個患上精神分裂症的患者，他十二年前車禍後，就變成這個樣子了，今年才卅二歲，但已入了青山十二次，不斷有暴力的行為。據醫院的一名資深護士說，自元州郵事件以後，輿論的壓力很大，這些有過暴力行為的精神病人，多數不會像以前容易的放出院了。醫院雖然有不少可供散步的小花園，但都分別用鐵絲網圍着，病人每天就這樣優劣的圍着鐵絲網踱來踱去，吃飯時吃飯，睡眠時睡眠，一日復一日，他們其實沒有犯了什麼彌天大罪，為什麼要這樣無了期的受苦！據說，他們若有什麼特別「瘋狂」的行為時，醫生會加重藥物份量，控制病狀，到時，他們自然會乖乖地順服下來。或許，這個做法是對的，但自己總覺得他們是人，而人是有尊嚴、有權決定自己命運的。或者這一套並不適用在精神病院裏的病人。其實，每個人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打算，當相同利益的人走在一起時，就形成了勢力，不同的勢力互相攻擊排擠，一般來說，都是少數服從多數，現在的情形是精神病人是少數，「正常人」佔大多數，所以為着我們的「安全」，要把他們關起來。唉，精神病人跟不受重視的胎兒一樣可憐！



這也許是不能避免的，就好像聖經裏所說到主耶穌再來的時候一樣。（相信投稿學苑的，有許多人不大贊同。）記得上星期日學，查考舊約西番雅書，提到耶和華日子來臨時，祂必從地上除滅萬類。祂必除滅人和牲畜、與空中的鳥、海裏的魚、以及絆腳石和惡人……。班裏有人不能接受神用殘忍的方法來懲罰以色列人（如哈巴谷書所說的以暴易暴），祂不能接受世界末日時，人

類自相殘殺，家破人亡的大悲劇，雖然信了神的或許到時可以逃過肉身的苦難，但那位同學亦難接受自己的朋友、自己的親人，甚至其他每一個人要受這些苦難。但班裏另一個同學卻指出這些苦難是必然的，反之，他覺得不少人性的罪惡（如同性戀）是最難叫人接受的。其實，每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基督徒亦然，我們有同樣的信仰，相信同一個真神，聖經只有一本，但人人領受卻可以不一而足，不一定要強迫別人跟着自己的那一套走，正如聖經上說：「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同得益處。」其實我們基督徒的貢獻又何止局限於自己的小圈子，宣明會是一個比較明顯的例子，突破機構在青少年的心智培養上正不斷地努力着。對於我們來說，肉身的受苦並不十分重要，或許這是受了醫科的影響吧！一個人要死就得死了，勉強維持身體機能的運作，是沒有用的。人是應該有尊嚴、有自由、有理想和可以抒發種種內心的活動：如情感、如鬥志、如希望。這是我們跟動物有別的地方。非洲、印度、巴基斯坦等地的飢民處境，他們實在可憐，能力範圍之內，應該多加援手，但自己所重視的，不是他們物質生活上的滿足。同性戀自己固然反對，但並沒有太強烈的反感，只是替他們可惜，未能有正常的心理生活。至於嬰兒尚未出世就人工流產，雖然可悲，但他們若出世後，無論對他們本身，對他們的父母都不一定有好處，墮胎似乎是最直截了當的「辦法」了。記得在青山醫院那幾天課程裏，我們有天到附近的小樓弱智兒童醫院參觀，那裏的「兒童」（有的也有廿多歲了！）智商都在二十以下，不消說日常起居飲食，自然要人照顧了，他們不懂得說話，只是整天發出一連串單調的叫聲，或許有人會說他們仍然有喜怒哀樂、有情感，對別人的照顧也有反應，但不知怎的，內心總是覺得這類的「醫院」是奢侈品，雖然宗教的信仰，叫我有這種想法，感到慚愧。不過，自己最感困擾的，就是那些有自己思想，而環境又是那般無可奈何的人。精神病人沒有發作時，神志是清醒的，要他們這樣無了期的困着，是自己不能接受的。看駱駝祥子，看到女主角為了兩個弟弟的生活，迫着笑臉迎人，遭隣人白眼，最後更被賣到妓院，走上自殺的結局，這種無奈又是自己不能接受。

幾年的醫科生活改變了自己許多。繁忙的學習和一個又一個的考試，叫自己不能多花時間認識周遭的事物，不能多參加活動，就連吃飯、休息的時間都被剝削了。對於少時的興趣未能得到培養，感到十分可惜，真怕再過幾年後，會隨波逐流，機械地生活。有一首詩歌，自己十分喜歡，最後的一段是這樣的：「願那復興的靈火，重新再來一次復興我，起初的信望愛何處失落，願悔改現在就得着。」

是的！但願神的靈火再次燃起生命的熱愛，對人、對事的一份激情。

（完稿於八四年三月十四日）

Theologists like to call us distorted men. We have all go astray and just cannot revert back to our original image. Because of such distortion, sin emerges and we all have sinned.

The acts and thoughts of man are very complex and it is difficult to interpret all of them. Nevertheless, I want to highlight some of the human characters which reflect and throw some light on distortion of human beings.

In our daily life, we perceive and encounter a lot of things. Also we have a certain degree of interaction with other people. In our minds, we always consider something as good or bad, right or wrong. It implies that we all have some sort of moral standard in us. I don't know whether your standard is declining, raising or maintaining at the same level, but I do think that our intrinsic and original good qualities are masked by the extrinsic bad qualities both in mind and in action.

Some of us may think that good or bad is only a relative judgement. Different people have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On the contrary, there is an absolute good just analogous to the velocity of light which is an absolute quantity.

Perhaps, now, it is better to discuss some of the distorted human characters which we can feel without difficulties. In trying to do so, I am not saying that there isn't any manifestation of intrinsic good qualities.

Today, one of the most world wide problem of human relationship is alienation. It's difficult to live with another person who knows you pretty well. Perhaps we are all afraid of telling others who we are. The reasons may be that we are afraid of endangering ourselves by doing so. Perhaps it may be due to the fact that we are too ugly to open to others.

Probably, everyone of us is wearing some sort of mask no matter we are conscious of its presence or not. But no matter how good your mask is, you cannot help leaking something out of your own. Perhaps Fussy provides one of the ways to face another people without touching anything inside.

I just wonder how pride emerges. Perhaps you may think that it is only a relative judgement. But I do think that pride lies deep in our heart and everyone of us has some of it. From my experience, I feel that pride manifests itself in various ways.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people don't like others to be boastful. However, he or she perhaps is extremely boastful. It is also worthwhile to study people whom you think is humble. Perhaps you may realize a deeper level of manifestation.

It's a pity to see people looking down upon somebody inferior and at the same time full of envy for someone superior.



Furthermore, one disastrous effect of pride is that it prevents us to see things clearly. Everything will become vague because our eyes are partially covered up.

In addition, there are far more characters of man. Some of them are GREEDINESS, DEPAVITY, DECEIT, MALICE and SELFISHNESS etc. One peculiar thing is that people not only continue to do these very thing but also approve of those who practise them. If we ponder over these characters by heart and check them with ourself. We would know man more.

In fact, Jesus, who has actually walked into the history of man and now live in the believers heart today, points out that man have all sinned. The sin leads to the separation with God.

The effect of separation with God is that we all are distorted. No one can reach the moral standard of God.

But through the death of Jesus on the cros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God and us can be re-established. In Christ, we are born again and then grow into spiritual maturity. 'Therefore, if anyone is in Christ, he is a new creation; the old has gone, the new has come!' 2 Corinthians 5:17.

Perhaps, it's now better to look at some verses. These can enable us to have a clearer picture of the Gospel.

'Now there was a man of the Pharisees named Nicodemus, a member of the Jewish ruling Council, He came to Jesus at night and said "Rabbi, we know you are a teacher who has come from God. For no one could perform the miraculous signs you are doing if God were not with him."

In reply Jesus declared "I tell you the truth, unless a man is born again he cannot see the kingdom of God."

"How can a man be born when he is old." Nicodemus asked "Surely he cannot enter a second time into his mothers' womb to be born!"

Jesus answered, "I tell you the truth, unless a man is born of water and the spirit, he cannot enter the kingdom of God. Flesh gives birth to flesh, but the spirit gives birth to spirit. You should not be surprised at my saying 'You must be born again' The wind blows whenever it pleases. You hear its sound, but you cannot tell where it comes from or where it is going. So it is with everyone born of the spirit. . . . . 'John 3:1-8

'After this, Jesus went out and saw a tax collector by the name of Levi sitting at his tax booth "Follow me," Jesus said to him, and Levi got up, left everything and followed him.

Then Levi held a great banquet for Jesus at his house, and a large crowd of tax collectors and others were eating with them. But the Pharisees and the teachers of the law who belonged to their sect complained to his disciples. "Why do you eat and drink with tax collectors and sinners?"

Jesus answered them "It is not the healthy who need a doctor, but the sick. I have not come to call the righteous, but sinners to repentance."

Luke 5:27-32

### 生活偶拾

廖 靈

生活是枯燥的。但是有些人的生活卻是多姿多采，而有些人的生活卻是平平無奇。

有人整天在四處奔波，努力賺錢，使自己的財富越來越多；有人卻整天坐在自己的崗位上，重複地做自己的工作，只讓光陰消逝。

她每天重複地在踏着縫衣車，每天在縫製着一件一件嶄新的成衣。而自己心底裏是空空的。或者她心目中只有那些一件件的成衣，又或者是月底那千餘元的收入。

不！她還有其他。她還需知道她這個月怎樣利用這筆錢。除了交租，替弟妹交學費外，還有多少可以交給媽媽呢？還有多少是自己的呢？

除此以外，什麼也沒有了。

講理想？什麼理想可言？中二程度，會有很大的理想？實際些好！醫生、律師、大商家等，只會在小學的作文習作中才可看見。現在，楊過、小龍女才是腦袋的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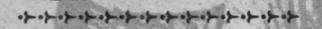
她或者還會說：「有，我的理想是要完成爸爸的遺志！」「爸爸的遺志」。多麼大的理想啊！爸爸死後，家庭的重担便由她撐起。照顧弟妹，孝順媽媽；這些便是她的理想。

不！這不是理想。試問理想怎會是爸爸的遺志。爸爸的遺志便是爸爸的理想。其實她討厭呆板的工作，她想像其他同學一樣——唸大學，在寫字樓工作

。她是天賦會飛的小鳥，只是環堵將她囚禁在牢籠裏。她往昔是敢作敢為，不怕失敗的堅強少女。現在，又為何不擺脫囚籠，振翅高飛？

是自卑？是爸爸的陰影過度籠罩着她？是環境迫得沒有時間來建立自己的理想？

不！是自己不能擺脫自身的面具——逃避現實的面具。



堅強有時是一個很好的形容詞，它表示一個人能承擔一些逆境，不會受環境所左右，貫徹始終自己的理想。

可是堅強有時卻是一個天衣無縫的代名詞。有人用堅強的外表來代替本身那份憂傷，用來逃避別人的關心，別人的慰問。用對其他事物的堅強態度來掩飾某件事帶予他的煩惱。

他會考失敗，沒有理想的成績去報考中學預科。他不願重讀，勉強找一間夜中學讀預科。他很堅強地繼續學業，他要堅強地對遠方回來的心上人說：「我在唸預科。」他不要頹廢，頹廢只會對遠方的她留下一個不良印象。自己小時候是多麼的出類拔萃，是她心目中的英雄，現在又怎可以丟臉。

暑假回來了，她也回來了。二人歡樂地渡過幾個下午。他仍的仍是「以往一樣」，仍是她心目中的「寶石」。

暑假過去了，他們的故事也從此一去不復返了。臨走時，她說：「我們仍有一段距離，不如我們就保持現在的距離好嗎？我愛英國多於香港，我愛英國的朋友多於香港的朋友。」

他很堅強，他沒有發脾氣；他沒有流淚。他笑笑的揮手，目送飛機消失在雲層間。

「求學須清靜，勿戀兒女情。」他繼續學業，晚晚深宵達旦。但大學入學試也失敗了，不能進入港大。

他沮喪了好幾天，終於收拾心情繼續學業。他給自己多一年時間，他要進入港大。

那天，和他飲酒，和他訴說近況。當其他同學在誇耀自己的風流韻事時，他低下頭，他閉上眼，他伏在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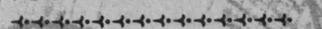
「喂，這麼快便醉了？」

他不回答，他不抬頭。我們以為他醉了，便叫「的士」送他回家。

「沒有什麼吧？」

「……其實，表面上雖然似是忘記了，但內心深處又怎可能忘記呢？……」

他終於伏在椅背上痛哭了一場。他不能再裝作堅強，他對遠方的她是矢志不忘的。



你看來不是堅強的。你那弱不禁風的體魄，連微風也可以把你吹倒。你不愛說話，但說話時卻句句決斷，不拖泥帶水。如用冰來形容你，又未免錯解你的冷靜。

其實，你沒有璀璨的人生，你沒有在會考中獲很好的成績，你沒有唸預科，可是你沒有改變你自己，你仍保留着自己的渴望，自己的理想。失敗似不在你身上起了什麼作用。環境也不在你身上留下什麼紀念品。你沒有受社會黨

陶。別人愛用化粧來修飾自己，而你卻用一隻膠梳，將頭髮梳得整齊而已。你不愛熱鬧，正如你不愛穿時裝一樣；你不計較得失，正如你不愛穿項鍊、手鍊、耳環一樣。你還是自己。

有時，世上真的不能找到你一樣清麗脫俗的人。或者，他們都向社會現實低頭，只是重複着昨天做過的事情，活埋在自己面具下的小小世界裏；又或者他們故作堅強，利用較冠冕堂皇的面具來掩飾自己，而你卻是直截了當的。不喜歡熱鬧嗎？那末，你便不看烟花。不喜歡應酬嗎？那末，你便不去「打麻將」。

閒時，你愛拿起書本，閱讀自己心愛的散文，自己心愛的小说，又或者和家人一起去郊外踏單車，享受大自然賦予每個人的天然娛樂。

你會覺得你的顧客可憐，因為他要賠十數萬元。你會感到顧客是煩厭的，因為他屢因小事情而打電話給你的律師傾主會面。

然而，你的臉頰底還露出那款藏獺露的嫣紅。這彷彿散發着無比的生命似地，肯定自己的人生，也肯定那些愛你那嫣紅所感染的人的人生。

你所希望的，不是黃金，不是大屋。你所希望的是在你有生之年中能做到一件不會令你遺憾，不會令你遺憾的好事；也希望你的抱負能得到實現。

生活在你來說可能是枯燥的，你的生命卻肯定不會是乾涸的，因為你真正正擁有的生命，毫無遮蔽地擁有你的生命。

# 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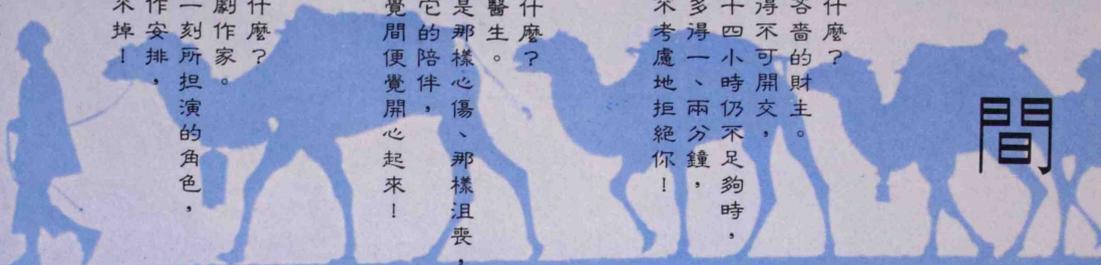
寅

時間是什麼？  
時間是吝嗇的財主。  
當你忙得不可開交，  
一日二十四小時仍不足夠時，  
而要求多得一、兩分鐘，  
它會毫不考慮地拒絕你！

時間是什麼？  
時間是醫生。  
儘管你是那樣心傷、那樣沮喪，  
祇要有它的陪伴，  
不知不覺間便覺開心起來！

時間是什麼？  
時間是劇作家。  
你在每一刻所擔演的角色，  
它已早作安排，  
逃也逃不掉！

時間是什麼？  
時間是巫師。  
能把桑田變作滄海，  
能把少女變成老婦，  
能把本是互不認識的你、我，  
變成……



## 中國人的設計——

# 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

兒

隨着九七的步伐逐漸迫近，香港這裏的中國人的情緒也越顯得複雜、矛盾——一方面拼命的尋找逃離的地方，另一方面卻又掀起一片什麼「我是中國人」、「勇敢的中國人」、「我的中國心」等等的熱潮。近百年來，中國都不斷在激盪中企圖確立自己的民族命運；可是經過多次的維新——失敗、革命——失敗、運動——失敗後，至今究竟還有多少中國人還能因身上流着中華文化的血脈而感到自豪？

探討近代中國的歷史、社會或文化變遷的著作實在不少，但以近期孫隆基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最為惹人注目。它的獨到處不是在那所謂從一個全新的方法學觀點——「深層結構」出發去討論中國文化問題，而是對中國文化的全盤否定。從五四時候起，對中國文化的抨擊已不斷湧現，但矛頭只指向封建思想、舊禮教或是極其量共產黨口吻的「臭儒」等，對於中國人的民族性——刻苦、謙讓、含蓄等還是肯定的。然而，孫隆基卻把中國的一切落後、失敗、非理性等都歸咎於中國深層文化對人的畸形設計。作者並不同意什麼封建思想殘餘是阻礙中國前進的羈絆；作

者基本否定中國會出現過封建社會。中國五千年來，改朝換代不但沒有把這個設計中國人長知的深層結構作絲毫改動，還使它更趨於鞏固，以至作者形容它是一個「超穩定體系」。

那麼作者認為這個超穩定的文化深層結構對中國人作了怎樣的設計呢？不全面擴張的性格、「超齡兒童」、「不敢為天下先」或是跟據佛洛伊德的兒童發展階段理論裏的「口腔期」停留，所以從民間的「民以食為先」以至道家的「身學」，甚至儒士的使「天下皆有所養」的理想也是從這個「深層結構」中反映出來的「表層結構」。孫隆基分析的對象其實不是什麼社會、文化的大架構，而是針對中國「人」。角度有些像柏楊所寫的《中國人史綱》。然而，作者用來探討中國人特色的方法也是不同於「民族性」的研究；作者是試圖以日常生活的具體細節，去偵察中國人文化行為的基本結構。所以本書包括了很多作者在國內、台灣、海外華埠和香港所見所聞的生活例子。雖然作者所舉的個別例子很多時缺乏抽象的共性，而作者也過於斷章取義和妄下定論，但這些例子都是我們生活上極其熟識的見聞，所以其趣味性也極高。也許你不同意作者的分析，但也會讚嘆他在生活小節上觀察之細微。

孫隆基對中國文化的全盤否認，當中不但不帶半點同情的語調，還極盡挖苦、奚落之能事。雖說是極其尖酸刻薄，但在閱讀時的刺激性也相應地提高，所以你可能不同意香港的女孩子是最沒有味兒的女性，中國的男性是最娘娘腔的高養廢物，但你必手不釋卷的去追讀他的立論證據。

作者對自身文化作這般敵意、尖刻的批評，使人讀了不禁產生一種騷悶的感覺——尤其是當你同意他的見解時！在台灣以劉岱為首的一批學者解釋這是一種國人對國運屢遭挫敗的情意結——徹底的詛咒、唾罵固有文化。為對抗這種完全毀滅性的情意結，他們正提倡中國文化新論以強調「不廢江河萬古流」。

可是，我想，以孫隆基這樣極端的态度，可能只是個別在認為自身成為文化的受害者時所作出的最瀟灑的嘔懣罷了！

## Medic仔 看靚妹仔續集

Keith Leung

「靚」片公映以來，已收一千萬，為近月來票房紀錄之冠，適逢當月最後五場，兼且下午無堂，遂不忍錯失良機，飛身去看，賞後卻留下不少感想。

此片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劉德華飾演的「醫仔」，是QM Houseman；換句話說，即是師兄的故事，因此很有親切感。片中描述兩個來自背景懸殊的男女，不論是家庭環境、Social class及教育等，都有一段距離，但他們卻有一段「又快樂，又墮落，有今天，無明天」的愛情，其中女主角溫碧霞以靚妹仔出現，而男主角方面，麥當雄卻選擇了見習醫生為他的身份。此橋段頗為新鮮；這類愛情片，若要塑造出一個正氣、神聖的形象，醫生是其中一個選擇，但多是成熟穩重的執業醫生，但卻欠缺活力，劉德華這個角色，是剛畢業的醫學生，有青春，有熱情，夠衝勁，夠胆色，而且夠天真，夠純情。片中溫碧霞只有十九歲，會對劉德華說：「我年紀比你輕，但見世面比你多，比你成熟。」正是一針見血，長居於象牙塔中的醫學生，兼且是培植於溫室中的富家子，剛畢業後滿腦子都是Medical Knowledge以為好靚，查實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簡直是初哥。

有一幕劉與溫兩人「揸枱腳」，溫得悉劉是醫生，便說：「聽講D醫生好鹹濕過嗰！」劉答：「我唔係。」這兩句對白，於一般人來說，相信不大相干，但Medic仔聽了，則不大順耳，難道醫生在別人眼中，是「好鹹濕」？

不過，此片大致予以醫生一個好的形象，有一段兩人的肉搏場面，充份表現出醫生的小心、斯文，不及得飾演CID的吳孟達之粗獷。動作中描劃出劉的笨手笨腳，身為「專業技師」的溫，實在忍受不住，而劉亦很自疚地說I am sorry。對一個醫生來說，Human

morphology 和 anatomy 都應甚為熟識，死屍及圖片都研究不少，對一切Physiological activities 更是瞭如指掌，但臨床時仍有尷尬表現，這點正反映出 Practical 的用處，更道出了Professional 及 Non-professional 的技術分野。

Houseman 的工作壓力，大家都知道的。連續兩日一夜的工作，始得八小時休息，而劉德華還可以利用這短暫的時刻，與女友開夜工，莫非五年醫科生活，確可使人練得堅強、敏捷、智勇雙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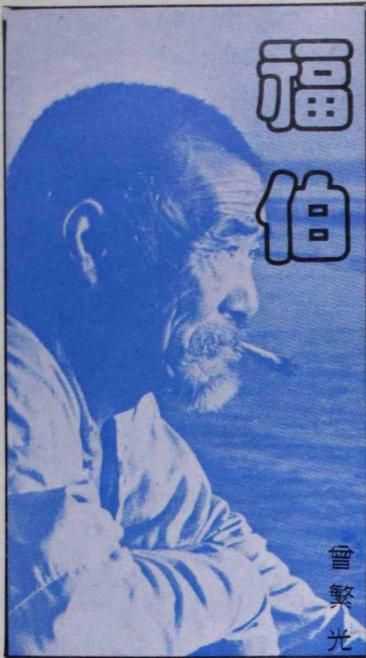
有一個 Scene，劉扶着一病人慢慢行過醫院走廊，流露着醫者的愛心，但當見到溫來找他時即叫那病人等一會，飛身去擁吻，在旁護士亦見到眼凸凸。佢哋就 Soft 咯，個病人就被逼着停下來睇戲。

醫生是以正氣、負責作招牌。當劉駕車濺污了兩女郎的衣服時，被罵得狗血淋頭，賠二百元仍不滿意，還恐嚇要刮花他的汽車；那兩女郎的扮相，奇裝異服，Punk 頭散髮，面上高濃度上色，有如劃出彩虹，肯定非善類。遇上這環境根本講多無謂，出二百元，唔要罷就，踩油較腳為上着，免生枝節，諸多口水，正是擺戲來做。

片中劉德華是富家出身，氣派不凡，有錢有面，家居大宅，跑車出入（該車款亦好像在 Medic 見過），正是早期醫學生的典型。他 Undergrad 時住 St John，有幾句對白亦夾有「騰鷄」此口頭禪，一聽便知「自己友」。

到了完場，劉到舞廳把溫帶走，兩人在車上口角，混亂中跑車高速撞向山坡，劉重傷斃命。唉！咁就香咗！推了五年，剛做完 Houseman，正是過關斬將，打埋木人巷準備下山濟世，真係臨尾香菇，善哉！兩人的偶然相識至戀愛，至放場……悲劇！這個故事教訓我們，「靚」，未必「正」，各位英雄，小心「少女藏刀」！劉臨終之際，問溫他的「Do 嗎」技術有否進步，深刻地表現出醫學生勤奮上進，熱衷學習的習慣。

「一舊舊」地介紹了幾個使筆者留下感想的片段，歸納以上各點，結論就是：看過此片，知道醫生（醫學生）的型象是：有錢，有料，有型，負責，勇於認錯，斯文、正氣、堅忍、耐勞，肯學，純情，順情；是否屬實，不予置評。



# 福伯

曾繁光

今年元宵，我到儀禮上邨（註：是明原堂一層樓的名稱）去。見通道黑沉沉的，電燈壞了未修理，走廊似幾天未有打掃，洗手盆鏽了一層蹟，電話機旁的鬧鐘停了。這情況只有在福伯放假時才會出現的。

到了水房去，他告訴我福伯已經去世，上星期出殯，請假一星期便去了，死於肝癌。當時我的確有點愕然。

認識福伯已五年了，最早見到他是在七九年的明原迎新楊聚營（即 Get

Together Camp 或 GTC)。初時我連他叫什麼也不知道，只得他是負責打掃儀禮三樓的工友，是一個肥胖慈祥的老人，約五十來歲，頭髮有點斑白了，前額很高，面部輪廓真像個「福」字。當時他穿文化衫短褲進來我住的房子，因為沒有敲門，我有點不滿地盯他一眼；不擅言詞的他也許已察覺，便說要為我沖水，我也就說：「唔該亞伯。」

後來真的入了明原堂，又是住在儀禮上邨，每天早上還未起床，亞伯便進來打掃沖水，腳步很輕，動作也輕，惟恐會驚醒了這個忙了一晚剛入睡的堂友似的。後來「大仙」告訴我：「他叫福伯。是一個很盡責的工友。」漸漸的我對他的第一個印象改變了；到現在仍然覺得自己這麼容易便責怪一個善良的人而內咎。

有一次，我的鬧鐘响了，而我也睡醒了，正在展開激烈的思想鬥爭——考慮起床還是繼續睡下去，也忘記將鬧鐘按停。福伯走到床邊問：「曾生，八點幾啦，今日唔駛返學呀？」「要呀！」「重唔起身要遲到！」他說。我也不好意思起來，他不是住在宿舍的，卻在七時已經回來且已開始工作，我想他一定六時多便要起床了，而自己卻睡到八時還不願起來。

「曾生，天下雨，是我幫你收衫的，你看看有冇搞錯？」「曾生，今個月要訂報紙嗎？」「曾生，熨斗用完放在枱面，我會來收的。」「曾生，過兩天我放假一星期，麻煩你自己沖水掃地了。」「曾生，你的電話。」……一個認識了五年的朋友，除了見面時或他的工作上需要與我說一兩句外，從來也沒有深談過。應該說我對他認識不深的，他住

在那兒？我不知道；家裏有些什麼人？我不知道；平時喜歡做什麼？我不知道；生活可過得如意？也不知道。壓根兒我從來沒有問過他「你過得好嗎？」

有時福伯會講起以前的宿舍，講他們的宿舍生活，介紹他們現今的成就，這個時候，他總是滔滔不絕的，說得眼睛裏也放出了光彩。有時他也談到國粹派與社會派的爭論，也談大字報。但每當我們問：「以前的學生同現在有什麼分別呢？」他總是笑而不答。或者他早已有答案，或者他不肯說。我以為他才是一個適當的人去講這幾年來大學裏的變遷、人事交替、學運升沉，……。但這些風雨、人事似乎也不會影響一個安份工作的老人。我忽然想起他在宿舍工作了幾十年，不知道他的子女是否也像我們的幸運——能入大學呢？

福伯是喜歡種花的，在儀禮上邨涼台的一角，總擺着他的大盆小盆，也時常見他獨個兒蹲在那裏整個下午洒水、除草、施肥、鬆土……，自得其樂。他種有茉莉、海棠、蟹爪蘭、杜鵑、萬年青及一些不知名的草本植物。我離開宿舍時，把我的大盆小盆也給了他。

離開宿舍後，我因找不到住處，也就回明原堂「屈蛇」，我把情況告訴他，他只是輕輕的說：「就係住啦！」這期間他當我是其他堂友一樣。之後每見到他總親切地問我住在那兒。

他發病時已是兩年多前的事了，那時我還住在宿舍。忽然有一個時期不見他，後來才知道他住了醫院。他在醫院時，我們一次也沒有去看他；他回來時，整個人瘦了很多，聽說他是因胃病入院的。之後，他不再吃飯堂的飯，每天自己在他的工作櫃上煮飯吃。那個時期

，我因為情緒不好，每天睡到很晚，總是嗅到一陣飯香才起來，一推門，見福伯在吃飯。

最後見福伯是在農曆年前二星期，那時我要回宿舍探一個朋友，是在飯堂遇見他。他正在與其他工友聊天，完全沒有病容，見到我還大聲與我打招呼，問我住在那裏，何時考試，又向我打聽其他同學的情況。談了幾分鐘，不知道有否說「再見」我便走了。再上一次見到他是去年十二月，他到瑪麗醫院復診，時間還早着，便到醫學院去溜覽一下，看看會不會遇到相熟的朋友。當時他告訴我及再胃痛了，醫生說病況不太好。我還以為他只是胃潰瘍之類的病，便教他好好休息，少吃多餐沒什麼的，他只是微微點頭。也許他很清楚自己的病況，對我那搔不癢處的關懷話有點兒失望而又不想令我難堪而勉強點頭贊成吧！怪不得他那天的樣子像滿懷心事似的，也許他那時正趁機會多見些相熟的朋友的最後一面吧！

近日回明原堂，見放在電話機旁的鬧鐘仍然停着不動，涼台的花草部份已枯。宿舍沒有多大變化，學生仍然打他們的壘球、棍網球和開諮詢大會，黃昏的燈光依舊澄黃溫暖……。聽說明原堂快要拆了；遲些再沒有明原堂了。

每當我回到儀禮上邨，腦子總浮現出一個穿文化衫短褲拖鞋「福」字口面的亞伯從走廊的另一頭走過來。耳邊也彷彿聽到他問：「曾生，幾時考試呀？」「曾生，現在住在那裏？」

也許，明原堂消失後，這個記憶也會褪色。然而每當與朋友談及福伯，無不對他懷着一點感激和敬意。

八四年三月完稿

# 啓思房

黃國輝

如今揚帆遠去之際  
別忘記老家的  
大門



給  
八  
四

## 八四年啓思編委會名單

名譽顧問	黃譚智媛醫生
總編輯	吳兆強
副編輯	黃國輝 蔡達林
執行編輯	范子和 林樹仁
	陳樹發 譚錦添
文書	黃惠英
財政	區達成
總務	鄺國威 楊美雲
美術設計	鄭志堅 李素輪
宣傳推廣	陳惠明 黃美蓮
去屆代表	岑鳳廷
編委	張寶賢 鍾子光
	莫鎮安 吳炳榮
	郭麗嘉 吳鴻裕
	黃美玲 吳鴻裕
	鄭煥明 林淑儀
	陳國強 邱逸華
	鄭培偉 廖子夏

鳴謝葛蘭素香港集團

今期的啓思房，想了很久也不知寫什麼好，腦子裡滿是一束一束的神經、一粒一粒的細菌……不如就談談一些熱門的話題罷。有什麼熱門話題？

九七問題罷。這一陣子，中、英、港三方都分別各有團體和代表發表意見，例如本港多位兩局非官守議員在英發表聲明，中共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談及收回主權時保證不使任何一方受損，英國泰晤士報就香港問題發表社論，第六屆人大會議和英國國會就香港問題作出討論等等。儘管外間討論得那麼熱烈，但是，醫學院內卻是水靜河飛。為什麼？最簡單的答案是MB快到，那有時間多管「閒事」？或許也有認為是資料掌握不足夠，根本沒有能力作出什麼討論。也有人認為根本就沒有什麼好談，中國在九七年七月一日後收回主權差不多已是鐵一般的事實，香港人沒有什麼理由反對，也沒有能力反對。但是我卻不明白有人能花時間「研究」香港小姐競選，在這方面我們不是同樣的缺乏資料作出討論，而且我們也沒有能力改變競選的結果（連提出意見的機會也沒有）。在某一程度上，我也得承認在前途問題一事中，有很多方面（例如港人治港的可行性，基本法的內容，中共政府的可靠性等），我們未必有這樣的能力作出探討。但是身為醫學生的我們

，有很多問題是值得我們考慮的：最實際的莫如九七年後，我們的專業地位會否動搖？是否仍然是General Medical Council 的認可會員？非英聯邦醫生（尤其是從內地來）的地位和介入？香港的醫療制度會有什麼影響和作出什麼程度的改變？……

不談九七問題了，太遙遠。改談迫近眉切的MB罷。不知是不是因為香港人事事講求實際的性格，或是香港政府也鼓吹賭博的緣故，醫學生在讀書時多會選擇一些「熱門」的topics使勁地「鋤」，那些認為「冷門」的便連眼尾也不瞥一看。本來，這樣是無可厚非的，緊密的課程、厚厚的筆記，真叫人吃不消。但是，各位有沒有考慮畢業後，要面對的不再是考試了，而是病人。生理系的王志昭教授曾經說過這樣的一個故事：「有一天，有十個病人忽忽走入一醫務所，經那醫務所的醫生檢查後，那醫生對其中五個說：『對不起，請你們往隔鄰××醫生求醫罷！』，究其原因，原來這五個人都是患有一些非常「冷門」的病症。」這個故事雖帶誇張，（而且也不會有這麼誠實的醫生，把送到上門的「水魚」雙手送給別人），而且世上有那麼多疾病，一輩子也不能學畢，但這故事卻值得我們反省，尤是當我選擇「貼士」時！